

趙紱章著

明末痛史演義

益新書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分發行處

天津 江東書局 漢口 東璧圖書社  
北平 自強書局 杭州 問經堂  
廣州 共和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著作者 玉田趙紱章  
出版者 莫釐錢青  
印刷者 益新書社  
總發行所 益新書社  
分售處 南京新民書店  
各省大書局

上海麥家圈A字一號

歷史小說 明末痛史講演

全部六冊定價洋二元

# 明末痛史演義目錄

玉田趙絨章著

## 卷一

- 第一回 談朝政科第得真儒 述往事煞星開劫運
- 第二回 對平臺崇煥督師 掠關中迎祥倡亂
- 第三回 中反間皮島失長城 惑讒言督師收詔獄
- 第四回 張獻忠負心殺故友 洪承疇紓策捕羣雄
- 第五回 妖神廟祈嗣感兇魔 米脂驛竊妻歸大盜
- 第六回 高應元大鬧白雲山 張夫人獨拒點燈子
- 第七回 戰南原變蛟破敵 守武安良玉鏖兵
- 卷二
- 第八回 孔有德叛命登州城 陳奇瑜縱賊車箱峽



第九回 焚皇陵流寇肆兇淫 戰湫頭將軍盡忠節

第十回 三軍有懼喜賦桑中 七項伏師捷聞峽口

第十一回 盱眙令移孝作忠 空隱僧鑒微識遠

第十二回 賺宛城流賊投誠 犯京畿清兵入寇

第十三回 盧象昇鉅鹿隕將星 郝鳴鑾房山遇俠女

第十四回 雲娘設計刺獻忠 良玉興兵擊羅寇

卷二

第十五回 捐戚畹引動九蓮仙 會兇魔牽來紅娘子

第十六回 十八子宋矮進讖符 福祿酒藩王遭慘禍

第十七回 腊妖蛇千古奇聞 賜祭文一場笑話

第十八回 李自成水灌開封城 羅汝才兵犯陽武縣

- 第十九回 掘獻陵疾霆示天威 陷武昌長江沉帝子  
第二十回 張獻忠見侮狗皮仙 李自成慘屠鳳翔縣  
第二十一回 無逸殿聖主傷懷 蜀江營異人試法  
第二十二回 拜仙臺累几上層霄 寧武關丸泥失隘口

## 卷四

- 第二十三回 殉社稷弓劍愴煤山 破都城銅駝罹荆棘  
第二十四回 吳將軍縞素借清兵 睿親王旃裘主中夏  
第二十五回 福藩王繼統南都 史閣部視師江北  
第二十六回 小朝廷馬阮肆奸貪 大火併牛李殘羽翼  
第二十七回 陷城都異夢感神 戰士橋兩雉角武  
第二十八回 豫親王兵下江南 張獻忠慘屠巴蜀

第二十九回 鳳凰山箭殪八大王 睢州城計陷翻山鷄

第三十回 排紛解難上相殫孤忠 檻鳳囚龍朝端傳異獄

### 卷五

第三十一回 柳敬亭洩秘西築磯 左寧南興兵東犯闕

第三十二回 左崑山絕命九江城 史可法殉節維揚郡

第三十三回 青燐碧血十日記揚州 危幕積薪兩奸策京口

第三十四回 天子無愁倉皇下殿 將軍有勇慷慨捐生

第三十五回 殘山賸水賦就哀江南 別鶴離鸞吟成靡蕪怨

第三十六回 代充戍隸卒著高名 遣刺客將軍試毒手

第三十七回 鄭芝龍據閩通清 黃道周徇贛遇俠

第三十八回 松江郡衆義抗淫威 江陰縣雙忠顯奇節

## 卷六

- 第三十九回 警驕帥一束留詞 遁空門九宮悟道
- 第四十回 羅公山大盜伏誅 徽州郡遺臣薦士
- 第四十一回 天一誅惡祁門嶺 黃澍計奪叢函關
- 第四十二回 國香吟感物傷時 孝經冊遺友見志
- 第四十三回 錢塘飛渡天意厭朱明 山谷行吟人謀捉馬相
- 第四十四回 援衢州龍友興兵 失九龍葛嫩抗節
- 第四十五回 棄仙霞君妃同命 會安平父子離心
- 第四十六回 破贛閩戰事小收場 在正朔海隅大生聚

# 明末痛史演義 卷五

玉田趙紱章著

## 第三十一回 柳敬亭洩秘西築礮 左寧南興兵東犯闕

不題南都傀儡政局。且說李自成竄入西安。被清人殺得亡魂落魄。忙命賊將劉芳亮扼守潼關。不消幾日。探子飛報。芳亮戰沒。全軍四潰。大清兵馬飛風殺來。自成大驚。只得親率馬步兵將。急去迎敵。半路上。賊將馬世耀將所部七千人。拔隊降清。自成越法心慌。當卽迎戰。只鬧得丟盔卸甲。星夜跑回西安。料得這裏穩不住屁股。便縱起火來。將西安全城燒起。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又趨向武昌方面。清人趕到。一面撲救餘火。命將駐守。一面分兵兩道。晝夜窮追。這時那清豫親王多鐸。下江南的一般兵馬。業已分兵三路。出南陽。及虎牢關。龍門關。同趨歸德方面。攻克鄆城上蔡諸縣。所過之處。望風納款。巡按御史凌嗣。與他姪兒潤生。死事最烈。河南一帶。大半歸清。警聞

報到。可法累疏告急。那知馬阮兩人。這當兒全副精神。只在防備左良玉身上。原來自黃澍得罪士英。匿入良玉軍幕。馬左兩人。勢同水火。又至王之明事起。良玉疏詞十分激烈。那清君側的意思。已隱隱躍躍。馬阮兩奸。如何不省得。登時日夜密議。謀築那下游板磯。倡言作西防預備。風火般緊急。動起工來。可巧先一月。左良玉幕中。有個辨士。此人辨論詼諧。舌鋒絕倫。因他遊歷公卿。素與大鍼熟稔。便遣他通意大鍼。請捐棄小嫌。共圖王事。這辨士來了月餘之久。也不曾得着大鍼甚麼要領。倒將馬阮議築板磯的事兒。探聞明白。不由心下暗歎道。如此一來。兩下結兒。越法難解了。便匆匆辭別大鍼。回轉良玉軍中。你道這辨士是那個。他操業雖微。却名動公卿。倒是風塵中一位奇士。今且閒中著筆。將他事跡約略述來。話說秦州鄉間。有個曹姓孩兒。自幼無依無靠。孤身一口。整日價東飄西宕。過那愁苦光陰。



仗着聰慧機警。竟粗通文義。閒暇時好看稗官野史院本評書之類。肚兒內裝滿了許多故事。但是性子獷悍敢爲。自己取名敬亭。不知怎的。這點點年紀。竟鬧的官中名捕。他一氣兒逃至盱眙縣。舉目無親。餓得肚兒只管學老鷓鴣叫。起初還當買點隨身衣服。後來只賸兩件破衣覆體。終日苦着臉兒。臥在旅店破藁薦上。還只管挾着本稗史看誦。有時看得高興。半夜三更。便大呼小叫。連說帶唱。鬧得滿店客人。都不安生。店主厭惡的甚麼似的。便笑他道。你這麻廝兒。既好嚼蛆。便到市上說說書。唱唱鼓詞兒。那裏不趁幾個錢。不强似整日挺尸麼。原來敬亭生得又黑又麻。一張俏臉。如諸葛子瑜一般。好個得人意的樣兒。當時大怒。跳起來剛要發作。勿又一想。轉笑吟吟奉了主人一揖。道。多承指教。真個整整衣衫。跑到市上買柄扇兒。又與說書朋友借了塊醒木。安詳詳步到市上熱鬧之處。就附近肆內。借了几橙。開起場來。

那盱眙雖是臨江小邑。也甚繁盛。四方過客。並諸色人等。無不畢具。當時見敬亭落落拓拓。還是個十餘齡的孩子。心下納罕。便都圍攏來。要聽聽技藝。登時圍了個拷栳圈兒。萬目睽睽。都注在這張麻臉上。可笑敬亭他何曾幹過這種營生。也是天生神技。只見他一臨書場。彷彿如名將臨敵。精神百倍。猥瑣之狀。全然淨盡。活脫另是一種風神。當時說罷。照例的江湖科白。便細細演起水滸傳中武松打虎一段書兒。從景陽岡下。店中飲酒述起。已然淋漓突兀。將個大醉的武都頭。雄心豪氣。渾身是胆。和盤托出。字法句法。鏗鏘頓挫。或喁喁如兒女細語。或滔滔如春潮直瀉。忽而勒勢如峻坂之馬。忽而突起。如赴敵之軍。大家聽得。已然點首。及至述到武松醉後。踉蹌出店。疑主人反有歹心。大聲斷喝。敬亭振臂作出氣勢。牙關內迸起一個春雷道。只這一喝。那店中紅兒。鬻兒。罈兒。盆兒。都嗡嗡有聲。大眾聽到這裏。不由喝起連

環大采。敬亭提口氣。接說下去。由過岡直到打虎。真個活跳如生。簡直將風聲月影。草石樹木。嶙峋凌亂。並虎嘯剪尾聲。武松吃驚。吆喝聲。棒聲。拳腳聲。人虎撲跌相搏聲。一一傳寫出來。將大家聽得。目定口呆。心搖股栗。幾乎要爭先逃跑。只聽拍的一聲醒木。戛然收科。敬亭起身拱手。大家方悟此身原來在盱眙市上。（奇人奇技。必須此奇筆傳出）從此爭相傳譽。敬亭每日得些錢。胡亂混去。過了些時。敬亭鬱鬱不樂。便搭伴渡江。倚着行李。歇息在江干老柳之下。那時正當初秋時光。只見那柳一絲絲垂下長條。迎風搖蕩。葉始微黃。乍染秋色。敬亭見了。若有所感。攀着條兒。雙淚忽落。慨然道。這個柳字。可愛得緊。我從今要以此爲姓了。衆客不知他避捕底裏。都覺他詼詭多端。便大笑分手各去。從此敬亭往來吳越。所至之處。盡皆傾動賢豪名流。每有讎集。座中如無敬亭。大家便唾道。真真大煞風景。後二十年。當日那同

行之客。聞得南京有一柳生。善談論說書。與當時江湖間著名藝客。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齊名。衆客也不在意。一日有一客偶赴金陵。在人家座上。無意中遇着柳生。仔細一看。原來便是敬亭。麻臉兒却蒼老了許多。詞鋒雋妙。越法絕。藝入神。那時寧南侯左良玉。雄鎮武昌。幕府遊客。衆流雜進。良玉幕氣已乘。頗厭兵事。軍中多暇。每與清客們談笑廝混。常恨無雋快之士。陪侍清娛。恰好某大將。因事與良玉存些芥蒂。適值敬亭遊至大將軍中。大將知他舌辨絕倫。便煩他作個使客。通書良玉。釋憾結好。敬亭慨然請行。結束停當。買一葉扁舟。直赴武昌。良玉那裏。早得探報。久聞敬亭。是天下辨士。思量規他膽氣怎樣。便大整軍威。齊集士卒。由轅門直至帳下。戈戟長刀。明晃晃森列如林。傳呼如雷。一迭聲促敬亭進見。當時鴉雀無聲。好不嚴肅。只見敬亭緩步而進。左右望望。沒事人兒一般。直至帳內。拜叩如禮。致過書札。並

將命之意。便摩着肚皮。只嘆餓。登時索到殺酒。痛飲大嚼。隨口應對。無不機鋒雋快。談笑更出人意外。良玉一肚皮拂鬱牢騷。結了個偌大疙疸。那消他幾句話兒。竟頓然冰釋。不由把臂大悅。恨相見之晚。一日與敬亭燕坐閒談。良玉輕裝緩帶。倚着隱囊。略略有些倦意。貼着眼向敬亭道。若是太平之時。聽你所說書中故事。都是草莽豪猾。殺人放火的勾當。幾乎疑你慣會杜撰。鬼話連篇。不想今日時局。竟一樁樁親眼見了。說罷意氣慨然。霍的跼起身。兩臂作個開弓勢。對鏡徘徊一番。歎道。俺良玉一副銅筋鐵骨。也是百戰健兒。中原未靖。年髻向老。可歎得緊。說罷回顧侍者。取出兩幅圖畫。懸起來。對敬亭道。柳生且看此畫。便是俺生平之志。敬亭偃着身兒。仔細一看。原來却是良玉小像。畫得甚是精妙。首一幅是行軍光景。題的是關隴破賊圖。第二幅畫得良玉。是芒鞋棕笠。杖策入山。彷彿功成歸隱的光景。却是圖中還畫

着一個侍者。荷擔相從。細審面貌。却是良玉愛將陳秀。恰巧這陳秀。方得罪良玉。一定要把他殺掉。諸將力求。不能挽回。敬亭心中一動。趁勢嘖嘖歎賞。又假作不識陳秀。對良玉道。呵。這侍者面目熟得緊。却是誰呢。良玉告訴於他。並說他得罪之故。敬亭似聽不聽的。只目注圖上。嘴內唧噥道。論起來。得罪元帥。應當殺掉。只是陳秀蒙元帥寵遇一場。便是入山高蹈。還令他頃刻不離。今日殺掉。恐千秋萬歲後。這兩幅畫兒。流傳下來。未免有些缺欠了。良玉聽了。竟默然意解。正談之間。恰有人餽來黃柑。煮酒。良玉鼓起興來。便與敬亭開樽小飲。須臾酒罷。敬亭敲起鼓板。說了秦叔寶發配幽州。拜見姑娘一段書兒。這段書寫英雄落魄。世態炎涼。姑姪相逢。悲歡交集。以至羅公帥府兵馬雄威。本來有聲有色。再到敬亭舌尖一陶鎔變化。端的是淋漓盡致。只聽得這位甯南侯。忽而掩淚唏噓。忽而願盼自雄。忽而撫髀憤歎。原來



他生平所遭。這段書一節節恰搔着癢處。從此良玉越法敬愛於他。這便是這辨士出身大略。（夾入敬亭小傳異樣精彩）且說良玉自抗疏爭論東宮後。靜聽幾日。無甚麼消息。但有官樣文章。寄諭於他。未免老大不悅。偏逢馬士英不睜眼睛。不多幾日。又裁去他許多軍餉。只氣得良玉暴跳。每逢南京士大夫偶到軍中。便傳出馬阮許多德政。這積憤也非止一日。究竟以事體大躊躇未發。那知早被黃澍看在眼裏。原來他曾累勸良玉去清君側。良玉總猶疑不允。這日便趁勢進言道。自古奸相在朝。大將豈能立功於外。不但如此。偶一不慎。還須陷於刑辱。元帥不見柳生說那風波亭一段故事麼。（本地風光說來恰合）良玉悚然失驚。方要回答。只見人報柳相公回來了。須臾敬亭行膝氈笠。苦喪着麻臉。襯着花白短鬚。匆匆進來。長揖就座。一語不發。只咕着眼望着黃澍。良玉見他神氣可笑。便笑道。柳生擾了阮翁好

東道快些道來。爲何作這蹊蹺樣兒。敬亭應聲道。東道自是東道。西防還是西防哩。兩語千錘百鍊。何等機鋒。省却多少敘事贅筆。且恰合柳生口吻。

良玉尙在未覺。那黃澍最是機警。不由呵哎道。難道板礮地面。有甚麼動作麼。說着直立起來。敬亭一笑。方纔一五一十。述說一番。良玉這一氣非同小可。不由頓足叫道。西防防些甚麼。不過防我罷了。黃澍知時機已至。便道。元帥且將息身體。慢慢再議。當時各散。黃澍出帳。更不怠慢。便遣人分請三十六營大將。掌燈時分。都陸續到來。良玉且自不出。只說抱病。委黃澍接待。少時衆將列坐。談過數語。忽見黃澍愀然不樂。滿面淒涼。歎道。時局如此。奸權當道。元帥原欲與諸君共生死奮功名。誰料風波日險。所志不遂。又恐日久遭奸臣辣手。因此元帥灰心。決意歸隱。此後弩力王室。克復神州。都在諸公身上。便是黃澍也要寄迹山林了。說罷遂將馬阮近來。與良玉齟齬各事。

一一宣訴。說到築磯西防一節。竟憤詞泉湧。慷慨嗚咽起來。諸將大憤。紛紛站起。激烈的竟東指大罵。黃澍暗覷那話兒來了。忙攔道。且莫紛亂。且商議些究竟。諸將嚷道。還商議什麼。快趕到南都。決了馬阮兩顆黑心再講。正這當兒。中軍飛報元帥來了。諸將稍靜。只見兩盞紗燈前導。一人扶侍。緩步從屏後轉出。燈光照處。正是虎頭燕頤。身經百戰的左良玉。諸將歡呼參謁。便推黃澍前陳衆意。良玉在屏後早聽明白。只是終覺名分上說不去。無奈那馬阮又著著緊逼。真成了個觸藩之勢。當時只管顛倒價心口相商。汗如雨下。正這當兒。只見一壯年將軍。趨進身旁。躬身稟道。父親只消嚴定軍紀。如趁勢淫掠濫殺。立即斬首。鋤奸後整軍待命。那裏便失墮臣節。千載後必有人原心相諒。衆將看這人。便是良玉之子左夢庚。不由齊聲道。少將軍說得有理。元帥莫要遲疑。良玉此時心煩志亂。不由頓足長歎道。由你們鬧去。

罷。這句話不打緊。只落得甯南侯青史有玷。千秋遺恨。看來臨大事斷大疑。這不學無術。畢竟要吃虧的。閑話少說。且說諸將見良玉默允。登時踴躍歡呼。亂紛紛分頭預備。黃澍興匆匆一面忙着傳檄遠近。聲布馬阮罪狀。以清君側爲名。飛上奏疏。一面檢點全軍兵馬。尅期待發。登時鬧得武昌城中。殺氣橫飛。居民亂竄。這當兒早驚動總督何騰蛟。情知制良玉不得想思。一良策。暫避風頭。再作道理。那知良玉早料他不肯附和。已有準備。這日清晨。騰蛟方在盥沐。忽的擁來千餘左兵。將督衙團團圍住。隨後數員大將。甲冑佩劍。大踏步直達寢所。拱手道。左元帥遣末將等奉迓總督。會商軍事。騰蛟一見。早知就裏。怛然道。諸君外廂少待。吾正欲去見左帥。諸將凜然退出。騰蛟躊躇一回。慨然而起。暗懷印信。只帶了一個老僕。匆匆出來。被諸將簇擁而去。一路上已見城中男號女哭。倉皇奔走。回面殺聲火光。遠近相續。這時左

家兵馬已整隊登舟。陸續東下。自漢口直達蘄州。連檣百里。笳鼓喧闐。沿江一帶。鋒烟赫燿。良玉大營。尙在未發。欲劫騰蛟同行。以壯聲勢。當時騰蛟既到左營。良玉接見。只得紅着臉兒。道其所以。便邀同行。騰蛟正色道。元帥此舉真是大錯。無論投鼠忌器。勢不可行。難道那淮南告警。北軍日迫。都不理論麼。如何同舟作起敵國來。騰蛟備位疆臣。但知效命。不知其他。良玉方要再勸。只見夢庚按劍叱道。事已至此。難道由你倔强不成。階下諸將亦各橫眉怒目。拔刀相視。夢庚乘着怒氣。登時矯命。焚屠全城。以脅騰蛟。良玉亦拂袖而起。頃刻間焚殺起來。騰蛟痛憤交迸。大叫一聲。躍起向壁上一頭撞去。却被諸將慌忙扯住。就勢兒前圍後繞。迫赴舟中。這時那老僕緊跟身旁。騰蛟見勢不妙。忙暗暗探出印信。潛付老僕。遞個眼色。使他逃去。自己將心一橫。踰跟登舟。只見戈戟躍空。旌旗拂水。長風吹處。左帥船首。颿起兩面大旗。

上面是誓清君側。保全儲位。八個大字。三聲炮響。打鼓發船。十萬雄兵。齊齊一聲喊。真有天崩地塌之勢。騰蛟對此茫茫江流。心如叢鏑。霎時間破浪而東。回頭望望蛇山。已漸遠漸小。蜿蜒如帶。頃刻間已東下十餘里。騰蛟一面沈吟。一面暗觀空隙。少時監衛稍懈。騰蛟趁勢奔出艙來。向無情白浪。縱身投下。幾個漩渦。已影兒不見。監者大驚。趕忙報與良玉也。只索罷了。且說騰蛟昏沈沈漂流了十餘里。恍惚中風濤頓息。覺着此身已離水際。急切中睜不得眼。只聞得鼓槳繫纜之聲。又聽得的一陣陣棲鴉亂噪。少時甦轉來。只見已身臥在江岸上。一座神祠前。古樹蕭森。廟貌嚴整。港汊邊蘆荻叢中。隱露出小小烏篷。却有一漁人生得虬髯廣額。立在身旁。相視笑道。總督受驚了。騰蛟方知被人拯救。剛想扎掙起謝。只見漁人遠遠指道。突的不是尊僕來也。騰蛟眼光注去。果見一人踰跟奔來。及至身旁。果是那懷印老僕。兩



人相視大驚。再覓那漁人。已踪跡不見。騰蛟悚然心動。望望烏篷。那裏是甚麼船支。却是他穿的件蟒服。虛蓬蓬覆在蘆荻上。忙跼起身來。一看神祠題額。越法吃驚。原來是漢前將軍關壯繆侯之祠。當時主僕默感神佑。叩拜而去。這且慢表。且說左兵內向。信息報到南京。登時人情洶洶。馬阮兩奸。更不消說。只急得在朝堂東磕西撞。只得且顧眼前。一面急遣大鉞劉孔昭。星夜率兵。會合黃得功。趨上江堵禦。一面召集朝臣會議。欲徵劉良佐。發兵入衛。當時朝臣。都不以爲然。因這當兒。劉澤清業已趁風縱火。借着勤王爲名。撥遣兵隊。大掠將來。淮南左右。本就空虛。可法告急之疏。雪片飛來。如何再撒得兵馬。便有大理少卿姚思孝等。侃侃爭論。請勿撤江北兵。急守淮揚。方是道理。士英大怒。跳起來張牙舞爪。恨不得尋口水吞了思孝。大喝道。你們這班人。都是東林舊黨。還想藉口防江。放那左逆犯闕麼。怪不得左逆疏中。還

誣我搆陷周鏞雷續祚。怕不是他們暗召左兵。內犯要君。好好。我自冇道理。你們真也會說風涼話兒。便是北兵到來。還有議款的地步。左逆若到。不消說你們升的升。轉的轉。金銀滿腰。笑哈哈的看了我君臣等死。倒也自在有趣。只是我還不曾愁透腔哩。一席話夾七雜八。越說越怒。竟力排衆議。衆官太息各散。便是這夜。百忙中竟將周雷兩人。暗斃於獄。不題。欲知後事。請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左崑山命絕九江城 史可法殉節維揚郡

且說左良玉逞一時之憤。興兵內犯。本來氣血衰老。身抱宿疾。這時只得鼓勵精神。率兵前進。行次九江。只見城守森嚴。早有準備。遠打量撫按袁繼咸。素係故人。必與自己同意。又加着聽了黃澍一番詐語。說繼咸相約興兵。便暫駐軍。邀繼咸入舟共商。少時只見數百驍騎。衛繼咸匆匆到來。相讓入舟。

略敘數語。良玉提起太子下獄。詞氣慷慨。揮淚大痛。便袖出檄文。請繼咸署名。繼咸那裏便肯。正色答道。先帝舊德。固不可忘。便是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說罷。一團殺氣。雙眸炯炯。射到良玉面上。良玉不想又碰了個偌大釘子。不由勃然變色。一時間老大不得主意。沉吟良久。且收過檄文。趕忙飛疏於朝。且駐軍候旨。竟軟軟的有化下來的光景。鬧了個虎頭蛇尾。繼咸忙忙辭歸。寢食都忘。連夜價整備守禦等事。十分嚴密。復將紅衣大炮。高懸數尊。那知左兵見了。有的却暗暗發笑。原來繼咸部下。大將赦效忠。早有密約。約左兵數營。入城殺掠。果然次日下午時分。左兵數營。一聲吶喊。遽然叛變。飛風般殺向城來。郝效忠早率衆斬關接入。雖有別將守陣。那裏管得。登時全城大亂。殺聲震天。男女奔逃。神嚎鬼哭。投江擢刃。斷肢殘體。好不可慘。直掠至黃昏時分。越法起勁。接連着一處處縱起火來。且說良玉見繼咸拒絕而去。越

思越愧。方纔省得自己這件事。萬分魯莽。因此病勢愈加增重。這日正在舟深。忽的左右飛報。叛兵掠城。良玉大怒。忙喚夢庚收捕他們。誰知夢庚先已趁勢入城。便是黃澍也一籌莫展了。良玉怒極。不由一個頭暈。跌倒在舟左右。扶起。好容易喚醒。病勢已篤。昏沉沉臥在榻上。只管呻吟讕語。這夜風聲大作。江流澎湃。和着一片殺聲。一陣陣送入耳際。良玉默念生平。慨然長歎。不由落下幾點英雄淚來。便顛巍巍勉强起身。扶着侍者。步上船頭。抬頭一望。只見九江城中。賽如元宵佳節一般。那一道道火光。和着黑烟。上徹霄漢。不由跌足大痛道。臨侯吾友。當日良玉約你共獎王室。不想今日有負你了。說罷。哇的聲。吐出一口鮮血。望後便倒。侍者慌忙扶入。接連着嘔血數升。瞑目而逝。這裏諸將。自有一番紛擾。按下幔表。（寫甯南貽恨。嗚咽感慨）且說史可法。見清兵日迫。晝夜憂心。劉澤清兵馬。雖屯淮南。終覺不甚妥當。

又以泗州爲祖陵重地。恐有疎虞。便想移鎮泗州。兼資策畫。部下參佐。都以爲甚好。便忙忙檢點軍資。陸續先發。取道洪澤湖。逕向泗州。這裏可法自與參佐李棐臣等。收束軍事。先是可法開府揚州。一意的招賢納士。特設禮賢館。待遇甚優。四方之士。望風來集。但是濫竽舖餽的多罷了。這時也便給資遣散。其中却有兩士。甚有才調。一是崑山歸昭。一是嘉禾盧渭。願隨可法不去。一日可法與李棐臣燕坐。棐臣道。今歲文昌與大陰并。凶禍不可言。若夏至之後。再更換陰局。恐大事便不可問了。可法失驚。正要根詢。只見急報飛到。却是左兵內向。詔他星夜赴援。可法大驚。頓足向棐臣道。這便怎好。恐怕你這話是不虛哩。便忙將這裏一應軍務。暫付棐臣。自己酌提兵馬。匆匆入援。棐臣送至平山堂下。兩人唏噓執手。眼見可法催軍啓行。只望的旌旗影兒不見。方纔轉來。且說可法提兵。晝夜纒行。剛至草鞋峽地面。只見前軍探

子飛風報來。可法從頭細問。方纔心爲稍安。原來良玉旣死。諸將見事不妙。便推左夢庚爲帥。且將喪事隱秘起來。已成了個紙老虎局面。諸將亂糟糟商議前進。七嘴八舌。何曾有些主張。這時九江城都殘毀。繼威也便被執。羈留舟中。大家直耽延七日之久。方纔引兵東下。一路上兵威還壯。自彭澤以下。各處盡皆陷落。夢庚乘着餘勢。還意氣揚揚。又命大將思登相。督後路兵馬。連檣而進。那知黃得功一股勁敵。早被阮鶚子不惜雙膝點地。幾乎將頭兒磕破。請將出來。這當兒駐軍荻港。排舟橫江。結成一座大營。磨拳擦掌。專待廝殺。一日探得左兵將到。得功大怒。便引兵迎至銅陵。當頭痛擊。左兵大敗。捷報到朝。馬阮大喜。那裏管時局艱危。且自幹他的老營生。當時兩人交頭結耳。嘁嚓一回。次日便有許多人。封的封。賞的賞。只怕連黃得功的嘴臉。不曾見著。便都入在軍功之內。不多時捷書又至。原來得功襲擊左兵。直至



板磯地面。又復大勝。恰好夢庚後路大將思登相。因夢庚貽書。命他攻陷池州。暫作根據。這思登相。你道是那個。便是那當年流寇中赫赫有名的過天星。自投誠良玉軍中。十分忠耿。當時得書大怒道。先元帥引兵東下。原爲誓清君側。今如此胡爲。倒不如我作流寇了。登時傳令。撤退後路兵馬。夢庚得報大驚。連夜自棹輕舟。飛也似趕來。兩人既見。不由執手大慟。思登相躊躇多時。終覺夢庚不足有爲。便仍然引軍絕江而去。夢庚與諸將見事兒大壞。方纔商議還軍。恰好清兵已殺到江北。夢庚黃澍等。便率衆歸附。惟有袁繼威抗節而死。此是後話不表。且說可法聞得探子報說。得功已破左兵。心下稍寬。便騰疏請入朝。駐軍燕子磯待命。馬阮計議道。史道鄰這老頭兒。個頭倔腦。好不可厭。不消說到得朝端。又發些瘋言愁語。不如省事爲妙。便擬旨回他道。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可法接諭。不敢違拗。只是君門咫尺。

尺如隔萬里。加以國勢岌岌。朝不保夕。未免觸動孤憤情懷。便朝服登燕子磯。遙望宮闕。瞻戀一番。只見觚稜影杳。禁樹雲深。一派長江。滔滔東逝。不由潛然淚下。便整衣八拜。慟哭而下。（寫出蹇蹇老臣之意）左右軍校盡皆感泣。接着清兵業已攻陷潁州太和。進奪泗北淮河橋。乘勢渡淮。軍鋒所指。無不奔潰。這樣警聞。不斷的飛來。只將可法急得搓手。惟恐揚州有失。趕忙提兵。且趨天長。喘息未定。那盱眙泗州。已接連告急。可法忙檄諸將馳援。軍書方發。那盱泗兩處。陷落信息。早已報來。可法大驚。且早得參佐李棐臣的軍報。知由揚移泗的後路兵馬。被劉澤清截取了軍資。只得暫屯高郵。這時揚州十分空虛。可慮哩。當時不敢怠慢。急趨揚州。那知天公偏不作美。疾風暴雨。終日淋漓。可法那裏管他。只這樣帶水拖泥奔將來。且說揚州這當兒。人情洶懼。本不安。論有一種無賴奸民。在街市上做出驚惶形狀。三三兩

兩交頭接耳。傳說道：許定國兵馬早晚便到，要殺盡高傑部下，以洩夙恨。這種訛言，比風火還快。登時傳遍高家諸將，未免怙愾不安。這日早晨，偏逢城中有個傭工的人，生得憨頭笨腦，兩耳又聾，走起路來，總是慌張馬一般。他昨晚接到家中一個信，是他母親病危，喚他快去。他家便在許家洲，離城不過十餘里地。無奈這時城防甚緊，當晚出不得城，只急得他螞蟻旋磨似的一夜不曾合眼。好不容易等到天光亮，趕忙抓件衣裳，披在身上，廠胸露肚，篷着頭髮，又胡亂裹了個包袱，累累贅贅，挾在脇下，撒腿便跳。轉過一條街，迎面來了個賣菜老叟，方纔用手撫着耳朵，喝賣了一聲，不隄防傭人撞來。登時一個仰面朝天，連菜擔傾翻在地，不由大怒，一骨碌爬起，揪住傭人，便罵幸虧肆人勸開。他自知理虧，只得氣急敗壞的，幫人家理好擔子，方纔走去。只是這一耽擱，越法心急。他那脚下，越法趲勁，便如縛了神行大保的甲馬。

一般。飛也似眼張失落的奔去。可巧前面來了數名高營兵丁。夜間城外巡邏。方纔回來。見這傭人形狀。覺得詫異。便隨口問道。向那裏去。他那裏聞得。直着眼擦身過去。那兵怒起。隨手揪住。大聲再問。他方約略聽得。便一面掙脫。一面喘吁吁向城外指道。許家（句）洲（句）各兵百忙裏聽得是許家舟。又見他慌忙之狀。以爲定國真個殺來。登時大闕。飛風似跑向營來。一路上已闕傳了許多人。大家摸頭不着。分路亂跑。登時全城鼎沸。號哭相聞。接着高營大隊。蜂湧而出。將城外舟楫。刼奪一空。紛紛登舟。揚帆四潰。幸得知府任民育等。竭力曉諭。方纔稍靜。只是一時間。惶恐異常。文武各官。便齊集民育衙內。會議守禦。列坐的武官。爲馬應魁。莊子固。汪思誠。衛允文。文官。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知縣周志畏。羅伏龍。運使楊振熙。縣丞王志端。並在藉侍郎張伯鯨。還有可法。幕客歸昭。盧渭。並參軍何剛等。大家見面。方纔議

得數語。只見一人。不待通報。大呼而入。此人生得七尺身裁。精神飽滿。白滲面龐。鷹鼻猿臂。却是知名勇將。乙總兵邦才。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氏。少小從軍。崇禎年間。以隊長從某監軍太監。殺賊河南江北一帶。勇冠一軍。那時黃得功。方以總兵擊賊霍山。一日兩下交鋒。賊衆大敗。得功恃勇。那裏將這羣毛賊。放在眼裏。只見他絲纒一抖。叱咤生風。那馬潑刺刺放開四蹄。如騰雲駕霧一般。一氣兒單身趕上。鞭影一搖。蹄入賊隊。殺得好不快活。後面大隊已相去二十餘里。賊衆且奔且號。堪堪逼進大澤旁。一片泥淖。得功馬勢如龍。一時間收煞不得。竟陷在裏面。賊衆大喜。一聲喊。團團圍攏來。勁弩如雨。紛紛亂射。得功舞動鋼鞭。護住自己。不隄防一個悍賊。離身稍近。嘖味一聲。射倒得功坐騎。將得功仰面掀落。得功就勢兒一箭。那悍賊應絃而倒。這箭鋒直透過賊背。衆賊畏他神勇。不敢近逼。但得功此時。馬死箭盡。

成了猛虎負隅的勢兒。正在危急。只見一將躍馬闖入。刀光起處。賊衆亂竄。救起得功。跳下馬來。將得功扶在馬上。並將壺中之箭。付與得功。自己提刀跳盪。步行開路。得功在後。一面反射。一面走。追騎數十悍賊。都送了性命。方纔會合着得功大隊。這將便是乙邦才。原來與賊酣戰之時。邦才出入賊隊。血殷鎧甲。方從別道。馳還泥淖旁。聽得喊殺連天。忙乘高一望。只見一將被困。勇不可當。他却認得得功的頭盔。失驚道。原來是黃總兵哩。故馳入救出。重圍。從此英名大著。他却不以爲意。軍中有暇。還閱閱書史。進退安雅。敬禮文士。一日有某生偶遊濠上。郊外散步。那時夕陽將落。映着一帶長林。四圍還山蒼翠如畫。正欣賞間。只見數十名軍士。輕弓短箭。臂鷹牽犬。馬上纍纍的帶着些雉兔之屬。嘻天哈地。從林內轉出。須臾又來兩騎。絲轡軟轡。十分華麗。上面却跨着兩個妓女。一般的錦衣蠻靴。腰身嫵娜。那一線殘照。映到

玉貌香鬟。在這四圍山色中。直如畫圖一般。馬後兩個僊童。提籠擔榼。擔上面還挂着個古錦囊。琵琶絃柱。隱隱露出一行人笑說着。剛出林際。只聽後面有人大笑道。兩個妮子。慢些跑。左右今日院中無事。還須伺應我夜宴哩。兩妓聽了。微微一笑。接着一騎轉出。垂鞭緩轡。上面一員將。顧盼精彩。某生定睛細看。却是乙將軍邦才。原來出獵方回。兩人本來素識。相見後各自欣然。邦才便邀某生到已營中。當時將馬付與僊童。兩人携手而回。入座後。天色已晚。須臾華燈四照。酒炙紛羅。兩妓侍讌。淺斟低唱。酒至半酣。乙將軍慨然起舞。旋疾如風。燈光爲暗。舞罷撫視着臂上箭瘢。大碗價斟起酒來。一吸而盡。踉蹌起身。自取琵琶。鏗鏘錚錚。彈將起來。命兩妓和着聲兒。唱了一首唐人的塞上詞道。邊霜昨夜墮關榆。吹角當城片月孤。無限塞鳴飛不盡。秋風吹入小單于。唱罷。撫掌大笑。（此一段筆墨。風流俊爽。確是乙將軍風度。

將琵琶橫置膝上。向某生道。今幸所轄無事。邦才受國厚祿。不能不以聲笑自娛。倘一旦右警。遭七尺軀兒。便交付國家了。那時再想爲歡。豈不爲晚。其氣概豪邁如此。那當兒還有一知名勇將。名叫張衡。却在總兵劉良佐軍中。一日賊圍六安。十分危急。那時馬士英方爲提督。率兵來救。方纔札下營壘。便將自己左右副將。忙忙斥退。使人周營大呼道。那個是乙邦才。張衡快些進見。兩人聽了。只得應諾入帳。士英一見。喜動顏色。慰勞數語。登時署牒。補兩人副將之職。袖中摸出一件公文。遞與兩人道。快些與我闖入六安城中。將太守回文結狀取來。兩人聲諾而出。登時簡閱壯士。得二百騎。椎牛釀酒。大家痛飲。酒罷一齊結束。飛身上馬。每人持一畫角。十人合建一面大旗。一聲號令。角聲暴起。兩人躍馬當先。隨後喊聲如雷。大旗飛舞。著地捲將來。直貫過數重賊陣。如有千軍萬馬。竟入城來。趁勢兒周城大呼道。大軍到了。



城中守兵歡聲匝地。太守慌忙具食款待。須臾飯罷。兩人討得太守文狀。前引諸騎。冒圍殺出。直至帳下。回報士英。檢點壯士。竟不失一人一騎。以此邦才之名。幾乎能止兇啼。可法出鎮之時。特特調他來。甚爲得力。時已官至總兵。當時邦才見過衆官。便道。方纔探得閣部起節。天長不久。便到。並聞得總兵劉肇基。自桃源白洋鎮。提兵來援。想也無甚耽延。正說之間。外面飛報。閣部前隊已到。衆人大喜。匆匆迎出。可法已經入城。直入節署。衆官擁來。依次參謁。可法無暇他語。便商議城守各事。接着劉肇基率兵四百人。果然也到。可怪的是總兵李棲鳳。與監軍副使高岐鳳。都如沒事人兒一般。大家都不知他葫蘆裏賣得甚藥。可法百忙中。飛檄各鎗。星夜來援。那知連個鬼影兒也不見到。那時清人兵馬。已潮水般擁來。層層密密。不見首尾。暫在城外。斑竹園。結下大營。入夜後。萬幕燈火。燦若繁星。好不威嚴得緊。可法通宵不寐。

率衆登城分陴而守。次日侵晨。清人諭降使人。率四名健衛。揚眉吐氣。直赴節署。可法只得遣參佐接見。使人陳姓。自稱爲庚辰科進士。言辭機辨。太略以忘君仇。擅立福王。並隔絕通好。三樣事兒。強辭詰責。末後說到奉使諭降之意。可法那裏容得。連忙揮退。使人冷笑而去。日未及午。忽聞人喧馬嘶。亂紛紛聲徹署內。可法失驚。方要出看。就裏只見乙邦才怒氣盈湧。匆匆入報。道李棲鳳。高岐鳳兩人。率所部全軍。降清去了。城中勢單。閣部須早作準備。可法驚憤交迸。尙未答言。只聽轟隆一聲。好似晴天霹靂。一個炮彈飛至署前。原來是清人從泗州運來紅衣炮兒。特來試放。消個遣兒。那個炮彈。竟重至十餘來斤。可法那敢怠慢。忙率邦才並諸官。匆匆登城。分地各守。獨那西門。更爲險要。可法與邦才。便守了此處。方纔稍有頭緒。那清兵已四面裹來。百道並攻。炮矢齊奮。可法毗裂髮指。植立指揮。箭及鬚髮。不爲少動。邦才往

來策應。督守兵竭力抵禦。相持至天晚。清兵暫退。當夜可法便駐城樓。只見城外數十里遠近。火光不熄。殺掠哀號。慘不忍聞。原來沿江兵防。早一處處望風逃潰了。可法知事無可爲。當夜慷慨作書。辭訣母妻。囑死後埋骨高皇帝陵側。次日爲四月二十日。清人攻打。越法緊急。少時巨炮連擊。黑燄漲天。城上守兵紛紛下墮。軍心大亂起來。趁着炮聲中。加着山崩般一聲響亮。只見城西北角塌了數丈。一個驍勇清將。黑凜凜手執短刀。當先躍上。將刀一招。隨後清兵蜂湧而登。白刀翻飛。碧血四濺。守兵亂竄。轉眼間城門大啓。大隊清兵殺將進來。可法大驚。神色暴變。回顧左右。已無一人。將心一橫。便要拔劍自刎。恰好乙邦才搶近身來。一手提刀。一手挾了可法。怒吼吼不遑言語。奔下城來。逢敵便斫。勢如猛獅。幾次被圍。都被他沖出。直擁可法至小東門。將要逃出。不隄防斜刺裏一隊清兵橫沖過來。邦才此時渾身精力竭盡。

無餘。脚下一慢。翻身栽到。登時死於亂刃之下。可法大喝道。史閣部在此。休得無禮。一言未盡。只落得神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了。當時萬馬騰踏。天氣炎暑。事後覓他忠骸。那裏還能辨別。只得將他所貽袍笏。剪紙招魂。築起一坏土。葬在郭外梅花嶺上。對着絕勝江山。長留英雄遺跡。引得許多詩人過客。灑淚憑弔罷了。此是後話不表。欲知後事。下回再見。

第三十三回 青燐碧血十日記揚州 危幕積薪兩奸策京口

且說揚城既陷。那通城文武各官。盡皆殉難。便是市民舟子。也有三四人慷慨殉難。那一時屠殺之慘。至今說來。石人落淚。有個秀才藏在裏面。十日之久。幸脫性命。後來爲人說起。方知所謂王者之師。也不過原來如此。四個字兒。且說這秀才當時聞變。忙奔向街頭。只見人聲如沸。披髮跣足的人。脚不沾地。撞將過來。問他情形。只是喘着搖手。隨後十餘騎。自北向南。奔騰狼狽。

勢如波分浪湧。內有一騎。血沾足腹。上面人仰面哀號。馬前兩卒。慌張張攬定轡頭。依依不去。却是總兵劉肇基。秀才大驚。知確是事壞。三脚兩步。向家便跑。他家住的這條街。緊靠城垣。纔到街內。已見各家屋上。許多人推擁踐踏。鏗然訇然。瓦裂塵揚。紛紛跳下。如避貓鼠似的。便是深閨內室。一直鑽入。主人只好白瞅了心驚。原來後面長鎗白刃。利害得緊。秀才撞到家。且關了門。從後廳牕內。向城上望。只見一隊隊清兵經過。先還嚴整。後來漸漸蹊蹺。夾雜着許多婦女走來。再細看婦女裝束。不由倒抽一口冷氣。原來都是揚州極時尚的閨飾。無論衣服。便是那蒼蠅滑倒的頭兒。蜻蜓站不穩的脚兒。別處不會有的。看到此處。便有發議論的道。俗語云。蘇州頭。揚州脚。怎麼你連頭的絕勝處。也扯到揚州呢。著者是個鄉曲人。在這風月上面。委實莫名其妙。只是以意揣測。當時雲霧霧鬢。既屬蘇州。自必風行各處。甚麼靈蛇髻。

咧。墮馬髻咧。種種式兒。不難仿肖。只要鬢髮如雲。光可鑑人。何必蘇州。方稱絕勝呢。駁者又道。這頭呢。算你強辭辨過。這腳的勝處。不過就俗語。牽連着說揚州脚罷了。其實遠不及山西大同婦女的金蓮。原來揚州脚。雖外觀纖妙。其實臭比鮑魚。大同便絕無此弊。這段微妙的觀察。是經過李笠翁的考据的。閑話少說。秀才看到這裏。登時想到他娘子。抹頭跑進內室。他娘子正在哭泣。身邊放着些散碎銀兩。秀才道。快些分携起來。你我且到二弟那裏暫避。原來他二弟住在何家墳。一帶都是貧家。甚爲偏陋。正要走動。只見一人踉跟跑來。喘息道。快些走罷。大街上。業已殺人哩。却是他大兄。秀才夫婦。急忙同大兄。奔向何家墳。一路上藏藏躲躲。遠望着被掠婦女。用索兒繫着粉嫩的螭螭。偏加着雨後泥滑。窄窄金蓮。跌倒爬起。走的稍慢。刀背立下。都披髮垢面。泥母猪一般。前面一卒橫刀。後面一卒提槊。一隊隊分路四散。秀

才跑至何家墳。且喜兄弟夫婦。尚在家裏。大家相見。落淚。那天色已黑。將下來。不敢在屋內。都升屋偵望。已聞得殺聲隱隱。偏偏大雨又落。只得大家擁蓋着一牀氈。遍身全濕。但見遠處火光。並啼哭乞命之聲。夜深後稍靜。只得下來。尋些吃食。大家那裏吃得下。面面相覷。只有落淚。此時陰雲如墨。却有一種異鳥。在空中飛鳴。或如笙簧。或如小兒啼聲。聽得人毛髮森豎。好不容易天明。大家又升屋藏躲。業已有十餘人。伏在那裏。忽東廂上一人。攀牆直上一卒。隨後提刀追上。望見大家。兇睛一瞪。竟趕向這邊來。秀才等沒命跑下。大家相失。秀才一步一步。跌撞去。行過一溝一池。裏面都尸骸堆積。手足相枕。血和着水。釀成碧赭異色。腥臭異常。滿路上棄的嬰兒。被人馬踐的肝腦塗。秀才百忙裏。竄至一所宅前。認得是姚官家。方纔立足喘息。却有三個清兵。驅着幾名婦女到來。便就勢連秀才驅入。進得門來。已有兩兵。在廳中箕

踞高坐。露着黑森森的毛腿。押着十餘婦女。檢點箱篋。緞綵堆滿地上。見這二兵到來。哈哈大笑。秀才偷眼望去。只見將驅來婦女。置在別室。將掠來錦緞鮮衣。命他們從頭換上。衆婦女怕死念切。只好你看我。我看你。將白瑩瑩一身雪膚玉肌。裸露出來。羞澀澀越法可慘。衆卒大喜。登時羅列酒肉。左擁右抱。曲盡醜態起來。滿室中奇怪聲容。竟將秀才瞪住。少時一兵喝得半醉。拍的聲。將刀擊在案上。隨即躍起。飛風般跑出。由後面廳中。驅來數十人。大叫道。蠻子納命。一刀飛下。血淋淋一人倒地。餘人業已神痴。都直槪槪木偶似的。等死。秀才恍惚中忽增胆氣。窺空兒將身一縮。拔足向後便跑。經過一院。堦墀下橫尸狼藉。還有個少婦尸身。手內還緊握着一件兒襖。亂髮被血黏糊到額上。露着似暝非暝的目。真慘得緊。秀才不遑理論。直向後面闖去。這層院中。橫七豎八一羣羣都是駝馬。散喂在那裏。當住道路。秀才無法兒。



只好悄悄手躡脚。閉着氣。狗似的由駝馬肚兒下。曲折爬過。稍一驚動。不消說。立成肉餅。到末後一層院。且喜有條小術。可通後門。只是術門上。有長釘鑄住。方在傍徨。忽聞一間耳房。有人言語。暫進一看。却是四個人在內。烹炙炊飯。秀才便力求混在裏面。避過一時再處。四人恨不得將頭兒搖掉。那裏肯依。秀才只管苦求。四人怒道。我們都是被點充役的。偷他查出。忽多一人。連累我們。都是死數。你快去罷。不然我要嚷哩。秀才見不妙。急忙蜷出。忽的一陣風。吹到前廳。慘殺聲音。越法駭汗如雨。只得仍趨術門。兩手執釘。盡力子搖撼。指破血流。全然不覺。少時那釘竟漸漸活動。忙猛力一拔。錚的聲從肩旁飛去。數十步。秀才忙掣門屨。那知門屨是木槿所作。雨後性漲。休想掣動分毫。只急得頭上汗珠。黃豆大小。將全身撲上。亂推亂搖。只聽嘩哪一聲。樞折扉頤。連牆垣倒了一段。秀才生死關頭。也不曉得那裏來的氣力。縱身

一躍直奔後門。出來已到城根下。只是滿路都是兵卒。跑了百餘步。且向喬姓宅藏躲。從後門直入。張望偏隱之處。都已有人。直穿過五層院。已是大門屋兒。外臨通衢。秀才忙鑽入屋。得一敞榻。榻有仰頂。便緣榻柱爬上。蟠伏方定。已見一卒。扯着個婦人。笑着進來。望着榻努嘴。婦人蹙着眉頭。強勉支吾。良久起來。又一同去了。秀才昏沈沈待至天晚。方纔試探着下來。仍想到何家坟去。昏黑中積尸滿路。大家相撞。忽見遠遠數支火炬。蜂擁而來。忙逃向一條小術。却踏在一個臥倒的婦人身上。那婦人呵哨一聲。却是他娘子語音。秀才俯身細問。果然正是。夫婦抱頭一痛。一面扶持奔逃。一面問失散後光景。方知他兩兄。業已被難。娘子道。我幸在一帶墳後躲避。稍爲安靜。我們還向那裏去罷。秀才道。且躲過今夜再處。跑了一回。離何家墳。還有里把地。只聞得殺聲逼近。兩口兒忙爬在草萊茂處。遠遠聞得何家墳一帶。羣樹

戰風哭聲一片。呼兒喚女。馬嘶人喧。好容易藏至天明。只見愁雲凝結。如一座灰白大幕。分不出甚麼天光日色。娘子灣灣轉轉。將秀才引至那古墓前。破石荒磚。四面都是深草亂棘。古柩暴露。都沒在深蒿中。夫婦忙檢了個柩子。臥在柩旁。用亂草覆着身。鉤頭灣脚。如太極圖似的。（語妙天下）方纔藏好。已聞得亂喊饒命。接着一隊隊男子。披髮血面。紛攘攘直搶過。或數十人或百人。後面清卒只四五人。分頭趕殺。如廚夫追捕鷄的光景。只聽刀環一響。羣呼乞命。尸仆如麻。弱小兒女。百口哀號。融作一片音韻。及至午後。殺人越多。戰兢兢待至黃昏時分。夫婦將所帶乾米嚼了幾口。忽見兩個本地無賴。引着數十悍卒。吆喝而來。用長矛在四面草間亂戳。藏躲的人。哀聲大作。衆卒索取携金。無金的登時刺死。秀才大驚。稍一探頭。已被個紅衣悍卒張見。登時跳來。揪住秀才頭髮。一面拽。一面舉刀喝道。快拿銀兩來。娘子

大哭。忙抱定秀才一支腿。牽扯着爬出。紅衣卒劈開娘子的手。便要拖走。娘子殺猪似的叫起。由他拖了十餘步遠。只管臥地不起。秀才沒命趕去。掏出些碎銀獻上。一面道。這婦人有孕。因奔走驚怕。業經墮了胎元。待死的人。如何能起走。紅衣卒那裏肯信。秀才忙將早備的假血袴兒。由娘子身上脫給他看驗。紅衣卒且是狡猾。還揭起娘子破衫。看那小肚兒上。果有血漬。這纔撒手。這時那卒。已挾着一婦。並兩個幼女。一個幼女。只好三四歲光景。用小兒搵淚。牽母索食。那卒大怒。抓住乖毛兒。向路傍老樹根上。只一擡。登時腦裂。那婦人極聲一號。已被那卒擁着去了。秀才夫婦。眼乾無淚。昏沉中又竄到附近一宅。娘子委實驚怕之極。堅意求死。秀才也沒了主張。兩人忙解帶自縊。方纔懸在梁端。忽的撲通一聲。將兩人跌得發昏。不知怎的。兩條帶兒。一齊俱斷。還未爬起。又一羣清卒湧來。直着眼向後廳便跑。夫婦趁他們

不見慌忙逃出。復奔到一所草房中。只見裏面挨挨擠擠。俱是鄉村婦人。秀才安不得身。忙將娘子置在婦人堆中。自己尋到一間積草的房兒。鞠躬趨入。那草間已有十餘人。蜷縮在那裏。秀才方伏定。不想屋壁早被雨淋的七穿八洞。秀才一支脚伸來縮去。恰好露在洞際。早被外面過卒覷見。登時長鎗刺來。將藏的人都掀騰出來。大家只好獻錢買命。秀才只得又趲轉娘子藏處。只見衆婦女都用泥塗體。糞穢搽頭。彷彿加一種新製的膏沐。一個個張眼蹙眉。伏臥在積柴上。娘子替他丈夫苦求。衆人方允他臥在柴底。上面衆婦橫七豎八壓定。那汗氣人氣。臊臭等種種微妙馨香。還猶可忍。獨有鬱蒸燥悶。幾乎如孫大聖鑽入老君八卦爐中。休想出氣兒。還是娘子尋了段吹火竹筒兒。與秀才銜在口內。將筒口舒在外面。方不致氣閉。秀才一眼偷望戶外。不由頭髮根根豎起。方知天地間無奇不有。原來戶外黑凜凜一

個清卒。驅着兩個中年婦人走來。隨後還一個幼女。只好十三四歲。弱髮覆額。哀叫道。都爺饒過俺一家罷。那卒用刀鋒一指。幼女嚇得雙手掩面。軟癱於地。那卒也不理會。便牽過一婦。剝得赤條條。按在就地。接着自己狗一般爬下。只將那一婦人。嚇得木偶一般。少時自己昏昏沉沉。睜開眼來。那卒已僵僵在自己身上。不由抱住赤身婦。相與大痛。正悲憤中。忽聽那幼女直聲嘶叫。一眼望去。那清卒正醜態畢露。越法瘋狂似的。幼女已面如白蠟。兩婦大憤。便不顧生死。闖上一婦。儘氣力一頭撞在清卒後腰。幼女微微一呻。已經氣絕。兩婦越法恨極。便三人揪打起來。究竟清卒虎狼似的一眨眼。兩婦死於刀下。血淋淋赤身枕藉。都被秀才瞧得明白。悠悠忽忽。竟不知此身。是生是死了。將至日色平西。方挪移出身來。儘氣力呼吸一陣。汗如雨下。方纔少安。忽衆婦如羣鷄亂叫。跌跌滾滾。四下亂撞。原來一隊清卒。可百餘人。又

已闖入。秀才百忙中。先望他娘子。只見已被一卒橫拖便走。娘子披髮狂號。竭力抱住頭。由他在地。上拖不肯跼起。那卒大怒。刀背亂下。血濺衣褲。索性將娘子頭髮。繞在胳膊上。生生拖了百餘步遠。不知怎的遇見了一卒。兩人說了幾句話。便捨却娘子。匆匆而去。秀才趕來。只見他身無完膚。不由夫婦大哭。扶持再奔。這路兒已望着何家墳。只見墳旁一帶。烈火飛騰。不敢再進。那天色已晚。只得伏在一片荒塚裏面。這當兒泥穢滿身。非復人形。夫婦遙望何家墳。喬木燒着。光如電閃。少時烟燄亘天。風聲怒號。崩摧呼號。恍惚眼前。便有無數夜叉惡鬼。橫叉舞棒。驅殺無量。地獄殘魂。夫婦忽暈忽醒。好容易天明。不敢勾留。仍然相携奔避。如此光景。已有七八日。這日夫婦方坐在糞窖旁。相向而泣。忽聽震天價炮聲三響。接着海螺。吹了一陣。說也奇怪。登時路上行卒。漸漸稀少。秀才剛要起身。探探消息。只見十餘個悍卒。提刀噔

笑。驅着四五個婦人。內中却有肥肥白白兩個婆娘。都已有五十餘歲。還有一少婦。生得狐媚子似的。扭頭折項的。抿着嘴兒笑。秀才却認得是城中焦家的媳婦子。這焦家平素行爲。是虎而冠的腳色。一顆心總是歪在脅下的。秀才一見。悚然汗下。暗暗點頭。忙暗拉娘子。伏在一堆巒後。偷眼外張。就見從後面氣吼吼的。又追來兩卒。嚷道。我們的貨兒。你們倒會趁熱竈哩。不由分說。拉定焦婦便奪。前卒不肯。兩下便廝打起來。少時前卒中兩人。好歹解開。這當兒。已有一卒。抱定焦婦一面走。一面給他脫却袴兒。伶伶俐俐兩支白腿兒。且前且却。趨向一株大樹下。臥在一塊平石上面。那石傍却有片低矮叢篁。秀才望去不甚分明。但見那卒伏下身去。良久不起。那焦婦兩瓣金蓮。却隱約高揭在篁葉上面。微微晃動。秀才皺眉。一看他娘子。方羞的抱着頭爬在地上。原來離他藏處。只好五六步遠。那兩個婦人。一般的被兩卒置



在平地。色身畢露。云云起來。其餘之卒。相視而笑。便有兩卒躑躅一回。似  
不耐。竟來牽那兩個牛老婆娘。兩人只嚇得叩頭哀哭。兩卒只行所無事。這  
當兒十餘卒迭相查淫。良久都遍。少時兩卒從平石上扶下少婦。已雲鬢如  
蓬。花容易色。這纔將一千婦人。仍交與後來兩卒。大家笑着去了。秀才如夢  
方醒。只管不信這片地。還是生人世界。忙扶起娘子。要躲向他處。只見一簇  
人走來。前面一人。年方念餘歲。姿容俊爽。身穿清制冠服。紅衣佩劍。隨後一  
個絡腮鬍子的偉男子。衣黃背甲。後面十餘個揚州人跟隨。紅衣人忽見秀  
才夫婦。便問來歷。秀才戰抖抖哭訴一番。紅衣人道。莫怕莫怕。王爺今日下  
令封刀。汝等都有生望的了。說着命人給與他夫婦兩件衣服。道。且跟我來。  
引置一所宅內。只見男婦甚多。食物充滿。且命他夫婦就食。兩人已是五日  
長餓。便儘力大嚼。吃了一飽。這夜宿在那裏。倒甚安穩。次日將衆人發出來。

各尋投奔。只見滿街上橫尸燼餘。縱橫狼藉。官方在派人掃除掩埋。往來之人。一個個焦頭爛額。臂傷脛創。刀痕被面。恍如燭淚。大家相看。都低頭淚下。這日恰值官中放賑。男女擁擠。便如放開鄴都城一般。秀才夫婦。一路蹓到家。只見牆塌門壞。滿院中柴穢縱橫。望到室內。不消說空空四壁。夫婦大哭一場。且喜脫了性命。屈指在危難中整整十日。這且慢表。當時揚城殉節文武諸官。以及士民閨閣。也不必細敘。且說馬士英方幸喜左兵退去。將黃得功一軍。牢置在蕪胡一帶。那揚城吃緊警報。業已疊次飛來。他還恃有可法。矯作鎮靜。又急命劉澤清。星夜赴援。這日方在小閣內。簇着眉鬚。默然沉思。忽見一人匆匆跑入。大叫道。不好了。欲知後事。下回便見。

第三十四回 天子無愁倉皇下殿 將軍有勇慷慨捐生

且說馬士英見一人大叫而入。驚得直立起來。仔細一看。却是阮鶚。不由唾

了一口。重複坐下。大鉞跌脚道。我的爹。事兒壞了。我方纔風聞揚州。萬分危急。士英聽了。張着口。跔起。搶問道。那麼鶴洲呢。大鉞拍掌道。你說罷。他早把順風旗兒。打向清營去了。何曾向揚州踹一脚呢。兩人白瞪着眼。逡巡坐下。這個口內。噴一聲。那個嘴內。咳一聲。正這當兒。揚城失陷。警報。真個飛來。兩人忙亂一回。又交頭接耳的密語良久。士英顏色。頓時舒展。那大鉞竟作着鬼臉道。我們且預備我們的。那京口照例的排場。自然還要粧點。說罷。轉低頭。笑迷迷的。口內哼唧着。燕子箋中最得意的句子。竟自去了。這裏士英負着手兒。踱來踱去。良久。傳進一員將官。却是士英心腹。帶領黔兵的。屏退左右。囑咐好久。那將唯唯而退。士英方纔急檄江防諸將。仔細守禦。這時臨江一帶。總兵鄭彩。鄭鳴遠。統率水師。拒守瓜洲。副使楊文驄。駐京口金山。扼江嚴陣。兩軍合在一處。以厚勢力。在南岸橫排營壘。十分嚴密。果然不幾時。清

人兵馬由揚州飛風殺來。隔江一望。黑壓壓萬幕雲屯。長亘數十里。守兵一見。都面面相覷。只得且奮力相持。那知清將行軍甚精。早預編下許多大筏。至夜間。筏上面多置燈火。忽然鼓角怒號。齊聲吶喊。推那筏順流而下。守兵望見大驚。以爲北兵搶渡。沒命的礮矢齊施。擾擾終夜。諸將便以爲敵人傷退。百忙中只管將捷書時時報來。好在馬阮自有切已事兒。已忙得一團糟。也不甚理論虛實。倒將福王興會。提的越高。不消說深宮曲宴。通宵達旦。清歌妙舞。好不快活。那知江上守兵。見清人無甚技倆。不過深夜擾亂一陣。便漸漸鬆懈下來。一夜大霧垂江。接着水氣上騰。如沸鍋中白霧。熱氣咫尺不見人。守兵連日辛苦。這夜聽隔岸靜悄悄的。便大半放倒頭。睡起自在。覺兒不想夜深以後。清兵結隊。悄然分登各筏。乘着霧勢。絕江竟渡。那時天色已經微明。少時各筏抵岸。清兵一聲喊。紛紛齊上。守兵方由睡中驚醒。東

磕西撞。自相踐踏。其餘駐金山各營。諸將倉皇。號令整隊。就甘露寺前。七手八脚。方纔草草排開陣勢。那清人鐵騎。早潮水般湧來。萬馬齊蹙。一場好殺。不消說。守兵死不盡的。紛紛四潰。便是那馳譽丹青的楊文驄。這當兒。早率衆先逃。竟向那姑蘇台下。問問麋鹿兒。是肥是瘦了。（語有風調）獨有那鄭鳴逵等。雖望見敵人。嚇的叫爺爺。轉過頭來。掠劫百姓。他便是祖宗了。抖起威風。一路橫搶。直向福建方面逃去。（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可歎）按下慢表。且說南京文武諸臣。雖日聞捷書報來。終是懷着鬼胎。大家東探西問。也沒些頭緒。朝堂上冷冷清清。馬阮兩人。也不知縮在那裏。但見官中曉諭。百姓各安生業。不必驚惶的官樣文字。貼得滿街都是。這日忽然滿城人駭汗奔走。紛紛大亂。登時男女號泣。擁塞通路。原來京口敗兵。蜂湧般潰來。一路上焚殺淫掠。警報踵至。劉孔昭等。只得嚴守各門。那裏禁得住百姓逃命。

一時間拋兒棄女。踐擁死傷。也不知多少。亂至日暮。越法勢如沸鼎。這時各官署早已一空。亂民潰卒。合在一處。已乘隙分頭焚掠起。喊譟如雷。火光騰灼。有一隊難民。剛擁至城闔。忽聽背後馬蹄如雷聲。回頭一望。只見數十支烈焰。亮如白晝。一隊兵馬闖來。中有一將。數十健卒擁定。却是劉孔昭。難民等急欲避道。那裏來得及。登時撞仆滿道。這隊兵馬。便從人堆中踏過。號哭振天。孔昭那裏管他。急忙斬關逃去。難民趁勢。即便逃出許多。不表這裏。且說馬士英。聞得風聲緊急。日暮時光。早撥遣一半黔兵。借守衛皇宮爲名。安置在那裏。他且忙碌。督着家將人等。網載金珠細軟。平生精力。好容易積下來。那裏肯輕輕捨掉。駝騎軟輿。預備停當。便一一結束。撥一隊黔兵押護。將要登程先走。這時他府內燈燭輝煌。黔兵紛集。士英拈着鼠鬚。走來走去。見纍纍輜重。都紮縛好。已登駝騎。堂下軟輿。也排列停當。衆兵已嚴裝待發。正

這當兒。一人闖將進來。慌慌張張。嘻嘻着鬍子嘴。叫道。還排場些甚麼。我要先走一步兒了。便是進新門兒。也須搶個先兒。別等拾人屁吃。士英一看。却是阮大鍼。只見他身穿一身油垢垢短破衣褲。赤足芒鞋。頭上亂髮四垂。還戴着個破草笠兒。原來已僑裝停當了。士英笑着唾道。圓老。我真佩服你。龜頭兒一般。能縮能伸。（此是何物一笑）難道你的家私尊眷。都交給人家了麼。大鍼道。等這時哩。我早安置在城外了。正這當兒。只聽廳後一陣咕咕呱呱。驚嬌燕姁笑語而來。這個道。你碰了我的花兒了。那個道。你踹了我的鞋子了。一羣狐狸似的。撲到士英面前。也有抵鬻的。也有整衫的。嘻嘻哈哈。原來這羣燒妖。便是士英姬妾。士英登時嬉開嘴。合不攏來。望望這個。看看那個。見他們都換了布舊衣衫。不由面上現出淒涼顏色。（國破君逃。是何光景。而淒涼之色。獨現於姬妾。深刺之筆。足誅老奸之心。無怪今之擁兵當道。搜

括萬民膏血。無不先弄十幾個姨太太。原來衣鉢在這裏。這當兒。內中一妾。長細細身裁。水零零眼兒。用兜羅棉般的手兒。接着士英肩。低語道。我那張螺鈿楊兒。在東廂內。須要命他們閉鎖好了。回來我還用哩。士英哼了一聲。再瞧那阮鬚。已不知幾時跑了。當時衆兵押護一行人。紛紛先行。預定在城外相待。士英這裏忙帶百餘名衛卒。趕進宮來。且說福王宮中。這等警聞。知得最先的。只有幾個有頭腦太監。却早忙着幹自己的事兒去了。其餘中內侍人等。雖有風聞。誰敢多話。後宮妃嬪。更是蒙在鼓裏。福王這夜。依然笙歌夜讌。吃得半醉。也着眼歪在御座上。聽一個宮人調箏。方鏗鏘錚錚彈起一闌月兒高。福王聽到快活處。連舉數觥。拍膝賞歎。正這當兒。只見階下侍監紛紛耳語。面色都變。接着一陣步履之聲。直達御座。忽的一人搶進殿來。直到宴前。背後甲士如林。刀劍耀目。福王大驚。以爲有變。登時將酒嚇掉一



半。踉跟起座要逃。仔細一看。却是馬士英。心纔稍穩。只張口結舌望着他。半晌說不出話來。士英忙如此這般。草草奏上。福王只驚得呵哨一聲。跌倒座下。內侍慌忙扶起。戰抖抖顫着兩袖。只叫怎好。士英奸謀早定。故意慷慨急奏道。維今之計。陛下速速易裝。且幸黃得功營中。再作道理。臣當保護宮眷。隨後便到。我君臣生死。須在一處。福王又是驚急。又是悲感。不由望着士英。落下淚來。以爲國難顯忠臣。這個首輔。我總算沒用錯。也不顧什麼。草草更衣。由內侍侍衛們。撥弄到馬上。就這等辭宮下殿。御鞭一揮。刷刺刺馬蹄生風。向通濟門跑去。扈駕人等。沒命的簇擁了。向難民堆中撞來。且喜這當兒。人各求生。都不理會。福王一行人。竟賺出城門。向蕪湖方面。投得功去了。這裏士英早率衆直入後宮。劫了福王母妃。並宮嬪人等。趁勢兒滿宮中搜掠一番。衆兵橫暴。宮人奔號。一時紛亂之狀。筆莫能述。士英也不敢再延。忙令

黔兵整隊。前後護定。擁着福王母妃等。或輿或騎。哭哭啼啼。一行人亂糟糟。闖出城來。會合了他的家眷輜重。一路騷擾。向浙江方面而去。當時君臣宵遁。消息一傳。南京城內。越法無法無天。雖有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等。竭力鎮撫。管得甚事。便有無數亂民潰卒。搶進獄去。將王之明扶出。好在朝廷宮苑。空落落破廟一般。誰來管這閑賬。由他們將之明黃袍加身。大家掇弄這獨脚傀儡。還亂着詔諭遠近。以安人心。不多時大清兵馬。浩蕩蕩殺來。沿途歸附的。不計其數。便是高傑之子元爵。並劉良佐等。都已率部歸清。竟添得馬步兵。二十餘萬。笳鼓臨江。軍聲動地。好不威嚴得緊。這時南京文武勳戚。魏國公徐文爵等。大臣。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等。早降表簽名。伺候停當。清兵一到。早率衆接出。百姓夾道焚香。也只得竭力點綴。便有暗暗流涕的。私相太息道。這一年來。雖日月不多。我們南都倒出了多少異事。無怪

江表王氣。一旦遽盡。便是那阮鬍子。那當兒新拜防江之命。你看他臨江誓師。那種臭排場。別的且莫提。單說他那儀仗服飾。我那時恰好逢着這熱鬧兒。遠遠只見一對對衛兵。佩刀負矢。過了一陣。隨後旗(句)纛(句)傘(句)扇(句)軍健提鞭。吆喝避道。也還罷了。望到他轎兒前。竟有十二騎雕鞍錦鞵。雁翅排開。上面都是十五六歲的變重。一個個唇紅齒白。綵衣總髮。手擎着提爐。焚得檀香濃郁的。那阮鬍端坐轎內。身穿素緞堆花繡蟒。腰繫碧玉鏤蓮寶帶。顛巍巍抬將來。簡直是梨園行頭。不然便像迎神賽會哩。這樣人當道。無怪致有今日。那聽的人也爲太息。却悄悄肘了這人一下。指着迎降衆官中一個細高條子。清皙皙的面龐。一人道。你看這位宗伯公牧齋先生。總算是文名蓋代。朝臣領袖了。他家事兒。更別致哩。你知道他有個豔妻。柳如是夫人麼。這人道。我如何不曉得河東君。這是吳中名妓。松江陳臥子

不要的貨兒。那人接說道。本來人家柳夫人。生得也真漂亮。有天我正遇他兩口兒。並轡入城。這柳夫人錦裙蠻靴。金冠紅帔。頭插雙雉尾。迎風飄拂。活脫似昭君出塞一齣戲。但少個胡奴兒。背着琵琶。兩人說着歎息一番。（補寫兩軼事由人述來用筆活跳之至）只見迎降衆官。早狗顛屁股似的。導清兵入城去了。當時自有一番忙碌。一面出示安民。一面分頭發兵。徇下各處。更星夜遣兵去追福王。一時南京殉節官民。如戶部主事吳允嘉。自縊於方正學祠。中書舍人龔廷祥。自投於武定橋下。其餘甚多。不必細表。且說福王昏黑中被士英一席話。嚇出城來。急急奔走。途中還指望士英必隨後趕來。那知影兒也無。方纔稍悟。一路上荒江月黑。草木皆兵。扈從人隨道散亡。好容易趕到蕪湖。望見得功營壘。心下稍安。忙先使人報入營去。得功此時方纔收兵。匆匆剛卸得甲。聞報大驚。急忙迎入帳中。拜伏於地。流涕道。諸臣

無狀。致陛下流離至此。罪當萬死。但陛下六龍不移。京國可據。臣雖不材。還可爲力。今倉卒到此。臣方竭力對敵。安能扈蹕。福王道都是馬士英誤朕。事已至此。非卿家再仗何人。說罷掩面大痛。得功亦泣道。陛下切勿過傷。臣願效死。便請福王且入後帳安息。傳令諸將小心保護。還自放心不下。特命心腹大將田雄專侍後帳。這田雄身體魁梧。有力如虎。果然是員勇將。宣府人氏。現爲總兵官兒。得功安置剛畢。那清兵前鋒業已到來。排開戰艦。直據江口。却是降將劉良佐。隨後大軍繼至。水陸並進。得功不敢怠慢。一面預備迎敵。一面請福王登舟。傳進田雄。切囑他專任護駕。忽的撲翻虎軀。向田雄便拜。田雄驚跪道。主帥這是怎樣。得功泣道。社稷重任。盡在將軍。便速登舟。寸步莫離。田雄假意泣諾而去。這裏得功振起神威。一聲號令。角聲大起。排開艦隊。搖旗吶喊。闖來對敵。這時良佐方率兵馳騁岸上。指揮進攻。只見得功

大艦破浪飛駛。大纛飄處。早望見得功。身穿葛衣。用長帛絡着左臂。腰下佩刀。虎也似踞在那裏。正指揮麾下總兵官八員大將。前後繼進。原來得功絡臂。還是與左兵荻港大戰時所傷。良佐望得真切。便縱馬前馳。大叫道。虎山兄。還支撐這場坵的局面作甚。快些來降。共享富貴。得功一見。氣填胸臆。跳起來大喝道。你這厮不識羞恥。還開這臭口。一言未盡。忽唻的聲射來一支冷箭。正中得功咽喉。左邊急忙拔在手內。方要血戰。忽聽自己後隊發起喊來。登時飛報。田雄刼了福王。降清去了。得功聽了。如萬丈深潭失脚。不由躡躑大叫。情知事壞。忙回過矢鋒。儘力向咽喉一戳。一縷忠魂。早歸地下。登時全軍大痛。草草收兵。那清人不費一矢。已將皇帝一枚。輕輕縛到南京。這留都政局。從此便算告終。獨有那田雄。實實作了個買主求榮。那知天道難逃。當他倉皇刼駕。親負福王登岸。福王情愈大怒。竟向他擡虎槓上。結結實實。

咬了兩口。長血直流。他當時全不在意。那知不消幾時。發變作斫頭疽。將顆狗頭。生生爛掉。說來真快煞人哩。且說清人既定南京。一面設官駐兵。安撫遠近。一面將福王並王之明童氏等。監押北去。分頭徇下州縣。也不斷的捷書日騰。這時三吳地面。蘇常二郡。最爲繁富。也便次第徇下。屯兵二千。駐鎮蘇州。一時死節之士。接踵相望。最著的是鄉官右庶子徐汧。當時聞城陷。匆匆作書。與其子徐枋。戒以勿仕新朝。從容肅衣冠。自投於虎邱新塘橋下。這徐枋。字侯齋。學富五車。兼精書畫。果然遵貽命。蕭然高隱。累徵不起。絕跡城市。四十餘年。誅茅山中。蓄着一頭驢兒。凡糧米鹽蔬缺了。便作畫兩幅。置在驢背上。由他走去。說也奇怪。這長耳公竟能深體主人之意。你看他高視闊步。走到城闌。便路蹬的聲。站住。紋絲不動。人家見了。便爭着來取畫。歡笑道。徐高士的驢來了。七手八脚。將侯齋所需之物。滿載在驢背。放他入山。後來

清朝有位名臣湯斌。字潛菴。巡撫吳中。曾徒步入山相訪。這俟齋終竟相避。潛菴歎息而返。當時還有個舉人楊廷樞。文章氣節。名滿當時。蘇郡既下。倉皇逃入鄧尉山中。自以爲與人無患。與世無爭了。誰知那時遺民故老。四方號召弄兵。偏偏要借重他的大名。不消說不久被清人搜求出來。勸他歸附。廷樞大怒。當時白眼望天。一場大罵。登時被殺在泗州寺前。其餘烈士尙多。不必細敘。欲知後事。請待下回。

第三十五回 殘山賸水賦就哀江南 別鵠離鸞吟成靡蕪怨

且說馬士英是積世精怪。他見福王這裏事兒不妙。早與阮鬚計妥。且奔杭州。所以棄掉福王。單挾着福王母妃。爲自己借口增重。原來他早探得明潞王常澆。這當兒正流寓杭州。一路上急急攢行。還想如掇弄福王一般。再作個推戴功臣。路過廣德縣邢。知縣趙景和。登城一望。只見士英黔兵。擁擁擠



擠。喧譁笑罵。一路掠來的綵繡男女衣飾。都花花綠綠穿在身上。被掠子女。一個個縛在駝騎。伏首哀啼。亂嘈嘈撞到城下。紛紛安下營幕。景和大怒。知他們意在肆掠。急忙閉城。督民壯嚴爲守禦。這景和字萬育。錢塘人氏。以孝廉服官。性尙氣節。少年時節。與史公可法最相友善。每談到時事。恆慷慨流涕。南都立國的當兒。曾有人荐他。材堪大用。士英却知他與可法相善。如何肯用。這當兒却爲廣德縣。當時回署。忙忙部署登陴。那士英檄諭已經傳入。是命他速出庫金稿軍。且備法駕以迎太后。景和大怒。扯碎檄。結束登城。早望見士英乘馬張蓋。指揮將弁。向景和叫道。廣德知縣。多大的氣脉。爲何這樣無狀。景和罵道。汝爲大臣。釀成國破君亡。還覩顏作起盜賊行逕。廣德一片乾淨土。豈容狗彘托足。罵罷。城上民壯一聲喊。矢石如雨。士英大恨。急命攻城。這等彈丸小邑。那裏支持得來。相持一回。便卽陷破。士英揮兵直入。景

和這時回坐堂。皇見士英到來。如沒事人兒一般。士英冷笑道。你一個小小縣令。安敢抗我。景和跳起。用兩指遙擲着士英眼睛。罵道。你這蠻獠種子。恨我劍鋒。未飲汝血。早晚見汝碎尸萬段。士英大怒。方要揮兵卒舉刀。只見景和踊身大喊道。亡友道鄰。我與你九泉携手了。說罷。向堂柱一頭撞去。血淋漓跌死在地。士英越怒。忙命搜他家眷。幸喜公子蒼璧。年方九歲。被僕人挾了潛逃。其餘家屬。盡遭慘死。士英一面搜掠倉庫。一面下令掠城。忽的堂前一陣怪風。忽刺刺捲上天半。陰雲四起。震雷大作。雲中隱隱見景和怒目而視。衆兵都大驚斂手。士英方纔不敢再延。忙整隊而去。既至杭州。那裏正亂得馬仰人翻。原來南都逃來諸臣。早紛紛籍籍。商議請潞王常澆監國。百忙中士英趕來。那裏插得下胳膊去。人見了他。厭惡的如狗屎一般。只得如偷熱油的耗子似的。又怕灼。又要吃。伸頭探腦。藏在人背後。探聽些機會不多。

日阮大鍼也趕了來。兩人見了。苦喪着臉。各述別後景况。且喜狼狽合在一處。終日價去探風聲。那知潞王知這已傾的大廈。不易支持。只管東推西諉。不肯受監國之請。正紛亂的當兒。那清人大兵。已經到來。浩浩軍聲。比那錢塘江八月怒潮。還來得聲勢百倍。登時杭人大震。各處官兒。紛紛逃跑。潞王與巡撫張秉貞等。便率衆開城迎降。浙中諸郡。亦多納款。馬阮不敢再留。忙又向嚴州方國安營中暫躲不表。且說山陰故左都御史劉宗周。自被馬阮排退回籍。無時不眷念國事。林泉多暇。便越法精研理學。當時念臺（宗周字）先生之門。弟子著籍的甚多。其中最有名的是諸生王毓著。孝廉祝淵。杭州陷破。不幾時報到山陰。宗周大慟。登時屏去飲食。勺水不納。家人苦勸。只是不理。却神明湛然。召親友敘談一番。正要移居郭外。滿座垂淚相看的當兒。只見僕人匆匆進來。呈上一封書札。宗周發鍼一看。掀髯笑道。不想王

生愛我如此。親友走攏來看那書札。只寥寥的兩句話兒。是願先生早自殺。勿爲王炎午所笑。大家歎息別去。宗周便踉跟登舟。去辭祖墓。到得那裏。泣拜畢。循行瞻戀一番。親手兒除去宿草。只見松揪影裏。已啣着一線殘陽。知時光不早。忙命迴舟。一路上端坐舟中。默審生平一過。忽聽得舟子相語道。這帆風煞是便利。已到西洋港了。宗周猛聞。如夢驚醒。通身汗下。出艙來。俛仰一望。點頭微笑。（傳得出大儒神致筆力精湛）從容步至船舷。略一俛身。落水而死。（了然生死之際）再說那王生毓著。既致書宗周。便置酒高會。將生平故舊姻戚。都請將來。大家銜杯敘訣。座中便有人相勸道。你未登朝受祿。便是不死。亦復何傷。且效那靖節先生。高隱舉世也。倒罷了。毓著道。不是這等說。我們學詣未純。還都是聲色中人。此時不毅然定念。恐日久天長。耐不得貧賤寂寞。那時高官厚祿。金玉錦繡。一宗宗眩到眼前。怕不失却。

生平之操麼。如寡女守志。那數十年獨處空房。比那當時一死。難得多哩。正說之間。只見一個僮奴。顏色淒然。走來報道。祝相公昨日督促工役。將他家老太太葬埋畢。今早自縊死了。毓著聽了。哈哈大笑。當時命侍妓吹彈歌舞。大杯價斟起酒。淋漓痛飲。大樂一番。蹣跚起身。向衆人道。吾昨得小詩數首。當取來與諸公一玩。說罷提燈而出。直向後室。衆人待了一回。不見他到。忽聽內眷哭聲大作。原來毓著竟悄悄遁出後門外。投在柳橋下死掉了。其餘殉節大臣。如高宏圖。祁彪佳等。也先後致命。當時各郡遭兵。一言難盡。其中嘉興地面。偏偏自討苦喫。已經是歸附的了。不料有個鄉紳屠象美。平日價書生結習。意氣用事。專好指天畫地。談些不三不四的話。以爲這兵戎之事。是很好玩的。便有當地痞滑人等。要弄出他來。好遂自己趁勢搶奪之念。事成大得美名。事兒壞了。自有象美當災。他們龜頭一縮。將金銀財寶收拾好。

專待作富翁。（惜當時無外國銀行。並海外逋逃藪。吾思民國以來搗亂諸公）那些不好。便有土豪徐蒲兩人。登時慫恿象美。鳴鼓集衆。椎牛釀酒。大起義軍。無賴之徒。蜂湧爭出。有識士紳。誰敢道個不字。因反正起義。名目上何等正大。（咳民國建立十一年於茲矣。稱兵者誰不言爲民哉。嗚乎吾民。嗚乎美名。）稍一逡巡。腦袋立辭。却頽兒開章第一義。先分赴四境。勒捐富室。赳赳義兵。東出西沒。蒲徐兩人。分領數千人。鬧的如火如荼。這時已將清人所設官殺掉。四鄉中還有些小股義軍。都歸蒲徐節制。那種氣燄。且說他一二樁事。那蒲某本是個皂隸之子。帷薄中亂得一團糟。他却想取償於外。偏好鑽狗洞兒。一日被人家捉住。執縛捶打。虧得他總角之友。某秀才。排解過了。便正言勸戒一番。蒲某不但不知德。反因此懷恨。這當兒秀才已遵清令薙髮。雖見此時起義。還恃蒲某是故交。依然搖搖擺擺。不甚藏躲。蒲某忽

然想起。便遣兵到秀才家。連妻孥一索兒。經來。秀才一面奔走。一面道。蒲君是我好友。須到不得。沒結果。少時到營。早望見蒲某。巍然高坐。秀才便大呼。祈恕蒲某。眙着眼。理也不理。略一弩嘴。衆兵擁出營外。秀才一家兒。登時隕命。再說起那徐某。更非人類。這廝生得鷹鼻蛇眼。兩頰如削。一張口。蝦蟆一般。講到殺人勾當。你看他登時兩目如炬。嘴角邊溢下饑涎。喉內嗚嗚有聲。直彷彿甚麼精怪似的。因他跛了一支脚。人都叫他瘸徐。這時專任巡輯四鄉。不銷說借此爲由。無戶不入。無物不掠。整船的什物。載到家裏。橫殺的人。更不知多少。至於每日。鑿取人肝腦。把來下酒。他父親倒還慈善。却病在牀上。每聞他殺人慘狀。便擗額大哭。癆徐轉怒。更殺的兇些。那屠象美如何制得他們。見這等玩法。太不像話了。方纔覺悟上了大當。已是遲了。不消幾日。清人回軍轉攻。蒲徐兩人。早已冥鴻天外。象美死掉。那嘉興百姓。却成了捨

哥兒了。清兵入城。一場好殺。當時男女死逃。室家離散。其中離合悲歡。儘多異聞。今且略述一二。以見天翻地覆的當兒。總有好人。且得天助。不然還有世界麼。且說嘉興鄉間。有個耕讀人家。李生夫婦相得。過起田家歲月。甚是快活。不想罡風忽起。嘉興地面。殺得尸山血海。夫婦無奈。相携逃入難民隊中。正在奔走。忽的一隊馬兵沖過。夫婦相失。李生幸臥在積尸之內。戰兢兢待至夜深。側耳一聽。殺聲已遠。方慢慢爬出。只見一痕涼月。映着碧血青燐。伏尸如麻。一個個拳腿撐臂。好不可怕。忙一口氣跑回家中。驚惶中還不會理會他娘子。既至驚定。方纔猛然憶起。比翼分飛。如何不痛。便撫榻大哭。對着遺篋賸粉。光着眼直到天亮。再也耐不得了。忙各處去探消息。尋他娘子。過了個把月。方纔風聞得他娘子。被一個將官。擄向温州去了。李生急忙趕去。日日尋訪。却如石沉大海。李生沒法。只得住在旅舍。恨不得腳底跑穿。也



無消息。那盤費漸盡。主人眼睛。差不多要來垂白了。一日正在獨坐浩歎。只見。進一位老翁。却是對門飯肆中的吳老板。兩人細談起來。李生說到楚苦。淚落不止。吳翁道。咳。如今亂世。失掉人。一時間那裏尋去。那麼你會習過書算麼。李生道。也將就會得。吳翁道。既如此。且到我肆。助我理些賬目。慢慢探詢你家娘子。你道怎樣。李生喜諾。從此便入吳翁肆中。這李生爲人。甚是勤幹。把與他的事。都弄得停停當當。吳翁看在眼裏。暗暗歡喜。他膝下有個女兒。生得伶伶俐俐。小家生意人。如何能深閨靜坐。便也幫着肆中料理些鑪火茶水。每日價耳鬢撕磨。與李生朝朝晤面。日子久了。這女兒也問李生尋訪妻子情形。却替他十分感歎。一日肆中客靜。剛上燈火。李生憶起娘子。悽惶惶坐着出神。那女兒忙碌事畢。一面還用濕巾拭着手。一面走向李生跟前。不知怎的。怔怔的停了停脚。微閃秋波。四外望望。忽的又整整鬢雲。然

後走來。向李生噙的一笑。低語道。你又爲娘子不自在了。（寫豔情何等淨妙。良由筆高。）端的這些時有消息不曾。李生歎道。便是呢。真是生離還不如死別痛快。姑娘那知這等滋味。那女兒笑道。滋味不滋味也罷。只是昨天我偷聽着我爹。要與你尋一位新娘子哩。便是隔巷金家的女兒。好不標緻哩。說罷澄澄的兩眼。用牙兒咬着巾角。望着李生。他這番戲語。也不知是來打趣。也不知還有用意。那知這番情形。都被吳老頭兒。在紙壁空隙。看得分明。只見李生慘然正色道。雖承尊翁厚意。只是李某福薄。如尋不着失去妻子。此生便鰥居罷了。說罷竟嗚咽起來。倒引得那女兒陪人家落了幾點無名淚。忙忙跑去。吳翁見此光景。倒有意將那女兒許配李生。也還未提。一日清晨時分。李生方將肆內几席料理好了。忽見一人忙忙走來。催促着用飯。一面解下腰間布裹。置在座後。李生漫問道。客官上姓。那人一面大嚼。一面應

道。在下姓何。便住在西郭外。一氣兒將飯用完。由懷中掏鈔給值。撒腿便跑。李生見他匆匆之狀。覺得好笑。也不曾留意他的布裹。既至他走後。忽然望見。便把來解開一看。却是白花五十兩頭。便沉吟一回。拿起來。走到後室。交與吳翁。道其所以。且道。那人必要來尋。須索還他。吳翁喜得看了李生。只管點頭。果然不多時。那何姓。大汗滿頭。喘吁吁跑來。不暇言語。只眼張失落的。在座後搜覓。臉上顏色漸現驚慌。李生便先問失銀。並及數目。何姓道。真喪氣得緊。現在滿營中。出賣被掠婦女。在下用五十金已買妥一婦。並定期迎來完婚。今日先去繳價。不想到那裏。布裹不見。李生笑着。請出吳翁。將那銀兩。登時交付。只將個何姓感得甚麼似的。千恩萬謝而去。李生也不在意。過了幾日。忽見何姓衣冠脩潔。興匆匆走來。道。明日在下迎婦。君既慨然還金。此婚實出君賜。並吳翁大德。便請臨筵。喝一杯喜酒。何如。李生再三推辭。

他那裏肯依。諄諄約定。方去。次日清晨。業經使人來請。生生將李吳兩人。接到他家。李生到得門前。只見房宇麼麼。門臨河水。頗頗有大家氣象。出入的賓客人等。十分熱鬧。當時衆客揖李吳登堂。不由談起還金事兒。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讚歎不絕。倒將李生弄得一張臉兒。紅一陣。白一陣。彷彿作了甚麼虧心事似的好容易。衆喧稍息。李生便偷空。盪出到河邊眺望。只見岸草如茵。垂楊幾樹。長條蘸波。映着空濛煙水。十分有趣。遠遠小橋邊。却有臨河石磯。此時正蹲坐着幾個女郎浣衣。一面洗。一面笑語。那軟軟嬌音。都從流水聲中遞過。李生見此風景。猛觸起故鄉景兒。亦復如是。夫婦安居時。他那娘子濯衣淘米。那日不慙到河邊幾次。再望望女郎中。還有一白衣少婦。正背了臉兒。張着兩條雪白的玉臂。儘力的絞那衣上的水。累的髻兒都微微晃動。纖腰屢折。那副背後風致。活脫似他娘子。李生情懷頓起。通身無

力。一時思潮起落。便續續迴溯起來。那念頭如電光般起滅。直連當日新婚。携手入幃。背燈一笑時的情景。都湧上心來。倚着樹兒。正在出神。只聽後面一人笑道。原來李君在這裏閑步。忙回頭一望。却是吳翁。同一客緩步走來。那客斜着眼望望天色。道。時光不早。新娘船兒。敢好到了。說着三人立在一處張望。李生愣怔怔的聽那客閑語道。現在真不成世界了。那滿兵凡要拔隊。都將掠來婦女。裝在布囊內。憑人檢買。老少醜俊。只好暗中摸索。各由天命。何君這人兒。却生得嬌小身裁。團團的臉兒。聽那口音。彷彿是嘉湖一帶的人。李生一驚。方待細問。忽見那客指道。來了來了。忙隨他手勢望去。果見一葉烏篷。雙槳搖動。順流而來。艙中新娘子。倚牕伏首。低彈香鬢。忽的一抬頭。望見李生。不由呵哨一聲。大痛而倒。說時遲。那時快。李生這裏已淚如泉湧。哭倒在地。昏昏悠悠。登時暈去。吳翁與那客。不知就裏。當時大驚。拍喚醒。

忙扶入客室。一面安置他暫臥。一面與衆客去迎新娘。只見船已泊岸。何姓氣急敗壞的。只是搓手。衆客嚷道。別是中了惡罷。且慢慢扶下調治。不移時。新娘被人扶下船來。那臉兒上淚痕。兀自似珍珠斷線一般。吳翁老年人。再想起李生方纔樣兒。便有幾分瞧科。當時從衆。擁入別室。新娘越法在楊上悲痛。何姓細問所以。新娘歎道。方纔岸上一人。甚似儂的故夫。舊恨重提。如何不痛。衆客聽了。大家相望。亂問道。那人是甚麼面貌。並衣衫呢。新娘子一。說出。衆客咂嘴道。怪呀。不待商量。鬨一聲擁到李生跟前。吳翁微笑跟來。衆客正擁着詰問。李生哽咽道。鏡破釵分。此生已矣。不想方纔望見船中一人。甚似(句)說到這裏。噎得淚人兒一般。吳翁排衆向前笑道。不消問了。這事待我猜來。那何家新娘。便是你朝朝尋訪的妻子了。李生聽了。只有點頭的分兒。這時主人何姓也。踱到室內。聽得分明。慷慨向衆道。這段奇事也非

偶然在下娶婦之金。偏偏被李君拾得。便是老天假手於我。使李君夫婦重圓之兆。便請相携歸去。方是正理。李生過意不去。方要推遜。只見吳翁大笑道。這事須我來完成。老夫有女。實欲許配李君。今便轉配何君。兩對夫妻。各得其所。何君之金。亦不虛擲。天理人情。處處還他個實在着落。大家以爲如何。一言未盡。衆客已手舞足蹈。大讚起來。以爲吳李何三個義士。是委實難得的。當時開筵暢飲。盡歡而散。可見爲人。良心不昧。沒有虧吃。不然貪着五十兩頭。以爲是大大便宜。那知暗中賠上個渾家。此中乘除。正自不偶哩。欲知後事。且待下回。

第三十六回 代充戍隸卒著高名 遣刺客將軍試毒手

上回書說的吳李何三義士。如今再說個仗義男子。此人不讀詩書。隸名賤役。在金華縣中充了一名隸卒。他姓王名正。爲人好酒任俠。平日價落落拓拓。

拓得錢便醉。公門中各項差役。逢他當值。分明有油水的勾當。他往往還須賠些。好在妻子白氏。甚是賢婉。將家事理的蒸蒸日上。也不望他在公門撈錢。這時清兵入浙。狗下金華。薙髮之令。急於風火。城中有個布衣許元博。是個氣節男子。新令既頒。將他氣得鬚眉倒豎。氣憤憤跑到宗祠。大哭一場。拔出佩刀。將左臂刺破。瀝血設誓。堅志護髮。這種舉動。在這風火當兒。如何不觸新令之怒。登時縛來殺掉。照例罪名。許生妻當戍遠方。可巧便點派王正。值解起行。那許家也是豐厚人家。許妻膝下。只有個三歲孩兒。若在別個。得這美差兒。不知歡喜到甚麼地步。王正却垂頭喪氣。攢着眉。一步一歎。回到家中。納頭便睡。直至掌燈時分。方纔揉揉眼坐起。只是發怔。白氏忙置好晚飯。夫妻吃過。收拾了。閉門安歇。白氏一覺醒來。耳根旁只聽得王正長吁短歎。偷眼望去。只見他盪着兩支袖兒。在案前翫來翫去。一回兒坐下沉思。



一回兒咕囁自語。白氏覺得詫異。便披衣起問道。你那是怎樣了。爲何還不歇息。王正也不理地。白氏又問。王正方道。你一個婦人家。那裏知道我的事兒。問他作甚。白氏道。噫。這話蹊蹺哩。難道我們婦人家就不許問個事兒。你且說來。或者我這婦人家也能與你那男人家想個法兒。也未可知。（語以重複。愈見輕倩。此妙自毛遂傳得來。）語罷一笑。原來他兩口兒。最是和睦的。王正被妻子纏得沒法。只得原原本本。一一述出。白氏一面聽。一面歎息。既至聽完。不由撲簌簌落下淚來道。真可憐得緊。便是那許家娘子。好個人兒。平日價慈容善眼。待人那些不好。怎的遭這橫禍。不消說偌大家私。不能準保。便是這一點血脉。長途辛苦。也可慮的緊哩。王正道。誰不是這樣想哩。但是怎樣處呢。難道許相公義氣一生。妻子還落得這般光景麼。白氏沉吟道。那麼找一人替去。何如。說罷。結束着下榻。剪去燈煤。王正道。如何。我說你

是婦人家。說話兒比燈草灰還輕。恐怕踏破鐵鞋。也找不出這人兒來。白氏道。不須鐵鞋。你只多備上路草鞋罷。這人兒有在這裏了。說着指指自己鼻兒。王正驚喜道。你不要消遣我。白氏道。豈有此理。多些時夫妻。曾與你取過笑兒麼。王正喜極。撲翻身向老婆便拜。（三更時分。鴛榻之旁。翻身便拜者。何可勝數。但恐不爲這等的事哩。一笑。）白氏一面跪扶。一面傷感。當下夫婦細細計議停當。通宵不寐。次日王正跑去。通知許娘子。命他速速藏匿到母家。自有一番悲感情形。不必細表。不幾日公文下來。起程日到。你看王正夫妻。一個兒青衣氍笠。背了包裹公文。提了刑棒。一個兒軟索繫項。雲鬢飛篷。荷了雨傘。上掛尖尖草鞋子。厮趁着竟出城來。長行去了一路上烟餐水宿。過府衝州。點驗放行。王正油唇滑嘴。白氏匍匐悲傷。真個裝龍像龍。裝虎像虎。一些兒破綻也不曾露。直走了數千里長途。受盡風霜勞苦。方到戍所。

當時夫婦義聞。遍於遠近。後來金華士夫。倡義贖金。將他夫婦贖回。各享大年而卒。閑言少敘。且說唐王聿鍵。自被赦放出高牆後。福王特地命他移居廣西平樂。當時道路多梗。行至杭州。便淹留下來。想待稍平再進。那知越來越亂。日復一日。既至南京。陷落信到。那鄭鴻逵率京口潰軍。一路搶劫。早已到了杭州。後來聞得清兵緊急。知這裏安不牢身。恰值漳州人戶部侍郎何楷。東莞人郎中蘇觀生。兩人也在杭觀望。鄭鴻逵究竟還有些兵馬。何楷等便聯絡些失職官兒。仰仗了鄭鴻逵。共奉唐王。走向福建。這當兒清兵四出。徇下。便有明刑部員外郎錢肅樂等。據寧波一郡。倡義拒守。義旗一舉。歸者數萬衆。也頗頗震動一時。便遣舉人張煌言。奉表入台州。去迎魯王以海。前來監國。這以海是太祖九世孫兒。魯肅王壽壩之子。避亂寓台。也非一日。那知這當兒藩王。賽如香餠餠一般。大家都搶不到手。張煌言還未到台。那魯

王以海。早被明兵部尙書張國維等。迎到紹興去了。與明大學士方逢年等。協議。稱爲魯監國。耀兵江上。傳檄四方。大起木城於沿江要害之處。武臣如總兵官方國安等。亦皆來歸。惶言失望。只得暫且轉去。不表。且說鄭鴻逵等。擁唐王一路奔走。途中草草。也不成甚麼君臣禮數。鴻逵驕橫已久。這時威福任意。手下兵丁。常常喧鬧到御帳前。這信息早到閩中。福建巡撫都御史張肯堂。不敢怠慢。知黃公道周。在籍閑居。素得人望。便與南安伯鄭芝龍等。邀他出來。道周誼不容辭。慨然投袂而起。忙先遣人賞表。奉迓唐王。不幾日。御駕將到。道周芝龍等。分領文武諸臣。排班迎出。一時間衣冠濟濟。戈甲森森。到也成個禮數。只是遺民故老。對這片賸水殘山。看了這漢官威儀。倒引得傷心落淚。當時福州地面。頗頗熱鬧。失職諸臣。間關而來的。也不知多少。却都仰望着鄭氏鼻息。一日諸臣會議名號。有的便道。今草草立基。守禦未

備宜暫稱監國。俟根本鞏固。以建瓴之勢。出仙霞關。北向中原。然後徐議建號。亦不爲晚。道周聽了。點頭未語。只見鄭芝龍挺身而起。按劍叱道。汝等書生議論。快些收起。須知這當兒。長鎗大戟。不是咬文嚼字的事兒。今行伍建兒。不惜肝腦塗地。以衛行在。無非爲封妻蔭子。若不急正名號。如何能維繫人心呢。鴻遠此時也氣憤憤的。諸人聽了。都沒作理會處。還是道周有些養氣功夫。便道。且慢慢定議。當時各散。過了幾日。依然拘不過鄭氏。唐王聿鍵。便稱號於福州。改元隆武。以福州爲天興府。就布政司署。權作行宮。進芝龍。鴻遠爲侯。兵事機宜。悉出鄭氏。以黃道周爲首輔。進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張肯堂。何楷。蘇觀生等。俱位列尙侍各職。餘人進人進秩。有差。頒詔大赦。便忙忙簡議戰守。將延平興化汀邵漳泉等郡。分爲上下遊。各設撫按。當時略計。自仙霞關以外。應設守兵的要害之處。共一百七十餘處。須十萬雄兵。

方敷分布。不消說備戰之兵。還須十餘萬。一時軍用餉途。十分竭蹶。只得東西羅掘。令郡下士紳輸助。預徵州縣錢穀。官吏奉行督促。吏役借端苛擾。閭巷騷然。都恨的詛天罵地。那怕你賣兒貼婦。哭瞎眼弄來錢。一般的搜括了去。稍一抗拒。登時紅圈票綠頭籤。飛進門來。一繩縛去。那狡猾的百姓。却如吹破了的笙座兒。簡直沒有管了。你看他成羣結隊。掉臂橫行。只要鄭氏營中。尋個靠山。那怕闖出天大的禍。也沒人敢哼一聲。（吾思今日軍閥所駐之地）結匪劫掠。是稀鬆的事兒。積得錢來。便援新定各捐例。無論倡優卒隸。一般的紆紫拖朱。全沒些體統。曾有個晉江令。一日聽起訟來。先叫上原告一望。只見上來一個大漢。一張臉被日光晒成黑紫顏色。透入肌理。伸出手如釘爬一般。再望到他衣冠。却是族新的職官服色。只見他挺胸凸肚。站到堂前。鵝碌碌兩只眼。東張西望。似乎怪這縣太爺。不給他設個座兒似的。

晉江令知他是土豪出身。耐着氣略問幾句。他便你呀我呀的亂答一陣。晉江令只得且叫被告。值役人一迭聲遞喊將出去。少時只聽儀門外喧譁叫鬧起來。那被告大叫大跳的道。別裝你娘的蒜。我見過這個。便是吏部堂上。我老爺也踹過脚。也沒這些陣仗。動不動譁聲類氣。大呼小叫。我老爺還沒丟魂哩。一面罵。一面搖擺進來。晉江令一望。暗叫聲我的媽呀。原來又是個職官。有四十餘歲。生得五短身裁。掀鼻凹眼。一頭鬚毛。便如哈吧狗一般。氣昂昂走到堂上。先狠狠的望了原告一眼。挺立案前。沒等官兒開口。他便如推倒核桃車子似的。辨了一片理。嘴裏夾七雜八。稍帶着罵原告。原告那裏肯讓。也便指手畫角。如公鷄赴鬥似的。一面嚷辨。一面趨進被告。將個縣官吵得眼前金花亂舞。沒奈何只得拿出十年養氣的工夫。將案牘中情節。撕攔清楚。却是被告理虧。便朗朗曉諭一番。將要落判。那原告聳起肩兒。方在

得意。只見被告趨進公案。一橫臆膊。將縣官執筆之臂。平空架住。嚷道。這事兒便這樣不清不白。就落判麼。我沒工夫陪你們玩咧。說着。唻一聲。扯起他的原狀。拉得粉碎。仰着臉罵起原告。原告大怒。冷不防一掌刷去。清脆非常。早已命中。說時遲。那時快。被告一個撲虎奔過去。將公案險些兒撞翻。兩人登時直聲亂罵。拳打腳踢。大幹起來。這當兒。吏役喧譁。生推死拽。方纔將兩造隔開。還都橫跳一丈。豎迸八尺的大罵而去。將個縣官竟氣倒在座。便是這般光景。各地面亂成一片。那馴良百姓。厭苦到極處。竟轉盼清兵早到。雖遭兵燹。到底有安生之望哩。（反動力。勢必至此。無怪今日鄉曲野老。還盼有皇帝出來。誰實爲之。而今至此。可歎可懼。）雖如此說。那福州政局。依然鋪張的應有盡有。這時禮部侍郎蘇觀生等。又奏設甚麼儲賢館。分十二科。招納四方奇材異能之士。但是真正識時英傑。誰肯向這螺兒壳裏鑽。不過



白養些舖餒人兒罷了。且說戶部尙書何楷。見芝龍兄弟專橫日甚。常獨居憤歎。一日唐王召道周。君臣燕語一番。道周本是絕頂學問。當時援經據典。論爲國之道。都切着時局。唐王聽得歡喜。高起興來。便就便殿召諸臣賜宴。少時踰踰濟濟。文武畢集。獨有芝龍兄弟。良久不至。諸臣只得稍待。大家交頭接耳。都將鄭氏作了談資。爲時許久。方聽得宮外甲馬喧嘶之聲。接着芝龍兄弟。昂然步入。這時賜筵坐位。都已安排停當。芝龍向衆官略一頷首。便要趨就首座。道周笑道。此非私宴可比。朝廷公讌。耳目所繫。吾忝職首輔。這坐位次序。鄭侯還須斟酌一二。芝龍見口風不對。只得老着臉。站在一旁。却早露憤憤顏色。衆官評論一回。終究道周居了首座。芝龍不悅。不歡而散。何楷却暗暗稱快。不料不多幾日。忽有一秀才上書。大略說道。周迂闊不切事體。首輔重寄。非所當任。舉朝聽得。都知爲芝龍所使。大家都憤憤不平。唐王

有甚麼不明白處。只碍着鄭氏。不便怎樣。只將個秀才扯到督學處。掌責幾板。含糊了事。芝龍越法不悅。一日羣臣在殿。聖駕未出。大家肅然而待。只見鴛班驚序中。却有一人。煽着扇兒。踱來踱去。衆官一看。却是芝龍。何楷大怒。他這當兒。因唐王獎他風節。兼命掌都察事。有糾儀之責。忙上前正色呵止。將芝龍臉兒羞得飛紅。退得朝來。氣得發昏。適值清兵有警。唐王召諸臣集議。他竟稱病不出。過了幾日。將行郊天大禮。芝龍餘怒未息。既至法駕將臨。文武諸臣。應陪祀的。早一個個到來。何楷望去。偏不見芝龍兄弟到來。須臾禮畢。駕回。文武各散。何楷執着道周手兒。歎道。石齋先生。你看綱紀弛墮。一至於此。郊天鉅典。鄭氏勳臣。兄弟竟不陪祀。僭亂之漸。當復奈何。何楷一官原無繫輕重。今當疏糾此獠。以正國常。回歸已寓。便慨然草起疏來。自知卵抵頑石。必無甚好處。便連請告之疏。一併奏上。唐王畏鄭氏之勢。如何敢留。

只得一一準奏。朝臣聽得，都咨嗟相告。芝龍却越法惱恨。不幾日，何楷收拾了一肩行李，只一老僕跟隨。艤舟將發，道周與衆官約齊。大家步出國門，携樽祖道。那時正當初秋光景，只見淡烟遠樹，風物蕭疎，野岸荒江，秋風瑟瑟。那何楷一櫂孤篷，已掛帆而待。大家就籍草而坐，暢談衷曲，離觴既舉，相顧悽惻。石齋歎道：「先生此去，固遂鴻鵠之志，但國事阽危，吾道未免益孤了。」何楷方要答語，只見一個長大漢子，匆匆走過，生得鮮眼睛，削顴頰，疎落落幾根鼠鬚，挽起纂髮，戴一頂圈笠，上面還綴兩朶水紅野花兒，赤着上身，臃膊上虬筋暴露，下面只著一條短褲，捲在膝蓋之上，手內持一根青竹篙，上面用蒲草繩兒繫着兩尾鮮魚，將衆人望了一望，揚長而去。（寫得突兀，便似水滸傳中人物。）內中一官詫異道：「怪呀！這人分明是鄭侯部將楊耿，爲何不慙不恥，裝作個漁人模樣？」石齋聽了，若有所觸，便向何楷示個眼色。道：「先

生此去。原爲觸怒武人。現時戎馬倉皇。江湖風波。還須小心在意。何楷聽了。付之一笑。硬拱手起辭。開舟去了。石齋呆立良久。直望的帆影不見。方纔同衆官回來。且說何楷舟中默坐。許多棖觸。一路上只藉看山玩水。消遣愁悶。走了一程。到也安然。一日忽見江流湍急。兩岸上高峽陰森。樹木叢雜。端的十分險僻。便見舟子忙忙將帆兒收了幾幅。一面繫索。一面道。出得這浴龍峽口。致好到觀音灘了。灘中橫磯亂石。可怕得緊哩。何楷一望。只見船到峽口。水勢越急。催的比箭還快。一彈指間。已出峽口。忽的豁然開曠。沙光雲影。四望無際。只是亂石縱橫。遠近密布。或如蹲獅。或如鸞鳳。或直上欲刺青天。或蓄怒盤迴水底。那船兒曲曲折折。只好隨勢兒。就水隙洄溯。這當兒舟子弄篙。俛仰聳送。顯出許多身段。駭浪濺沫。好不可怕。既至過灘。那荒荒落日。已是將沒時光。舟子喜道。好了好了。險灘已過。更喜泊處還有伴兒。何楷望

去果見岸邊泊定一船。上面兩個偉男子。短衣椎髻。箕踞着講說。那艙內一陣陣。吟五喝六。如有人聚博一般。這時舟子已將船繫好。老僕侍何楷飯畢。掌上燈燭。大家安歇。何楷翻來覆去。三更將盡。尙未睡去。猛聽得鄰船內有人厲聲道。兄弟們是時候了。快些收拾。接着一陣紛亂。登時火燎照耀。颼颼颼跳上四五個彪形大漢。提刀大叫道。我們都是綠林朋友。這何官兒平日價作踐百姓。也夠瞧的了。今日須索給他個利害。說罷爲首一人。搶進艙去。不容分說。一把扯起何楷。將明晃晃尖刀。置在他頸兒上。噼了噼。却不向下刺。只將手勢一翻。唵一聲。削掉一支耳朵。遂呼嘯而去。何楷驚怒中。一看那強盜。却是那日所遇的假漁人楊耿。知爲芝龍所使。且幸留得性命。那敢再延。星夜趕到原藉。藏匿去了。後來道周得他書信。方知原委。只好浩歎罷了。欲知後事。且待下回。

第三十七回 鄭芝龍據閩通清 黃道周徇贛遇俠

今且不提何楷歸去且說唐王一日與道周議道。今江西諸郡。南昌建昌袁州廣信等處。雖數起義軍。都遭潰敗。近日南贛巡撫李永茂。與副將徐必達等。又戰敗奔守贛州。清軍勢大。現又集鋒於贛。贛州雖是一隅。却足以聯絡湘粵。先生有甚良策。保全那裏方好。道周奏道。臣近日探知故臣左庶子楊廷麟。修撰劉同升。方在贛州。聯絡聲氣。那廷麟當日曾參盧象昇軍幕。兵事機宜。必能曉暢。陛下似當賜書獎諭。酌進官秩。使與李永茂竭力拒守。亦是一法。唐王稱善。便遣使賫詔。進楊廷麟兵部尙書。同升國子祭酒。廷麟等拜命。忙鳴鼓集衆。各郡士紳。不期而至。便擇日大會。在州學明倫堂。慷慨宣示詔意。大家兼議兵食兩項。都粗粗有些頭緒。更在四境分立忠誠社。四方之士來者不拒。登時鬧得風聲遠被。不數日間。率家丁自備糧糗入社的。竟有

三萬餘人。道周得了使人回報。心下稍慰。那知這當兒。舉朝所倚爲泰山的鄭芝龍。竟翻然變節起來。原來這時清人。方遣晉江人御史黃熙。招撫福建各處。這黃熙與芝龍本同鄉里。不消說先遣辨士。暗說芝龍。你想將才如韓信。尙且爲蒯通所惑。何況芝龍。本一椎埋海盜。安得不爲利害所動。又加着近日唐王屢屢抑折他。他曾累荐私人。欲居清要。都不見從。自己心中。本懷怨望。既至這事機一來。自然一拍便合。當時便優禮辨士。措辦了許多閩海瓊珍。回結黃熙。以示通款。事兒十分秘密。舉朝都被瞞過。唐王更在夢中。還時時催他出關經略。芝龍暗笑。只以餉費支絀。延宕下去。其餘諸將。本就畏葸。樂得的承鄭氏之旨。逍遙河上。大家軍中多暇。日事歌舞。倒也自在。芝龍當日縱橫海上。那一班簞狐舊侶。也便趁勢恣橫。還不斷的輸納金貲。倚他個靠山。只是這當兒各處爲明拒守的。總不見芝龍出關。未免告急警聞。日

日飛來。將個黃道周只急得眉頭不展。茶飯無心。一日正在獨坐沈思。只見黛兒一啓。進來一人。却是他夫人蔡氏。這蔡夫人字玉瑗。精通文史。書畫絕倫。待字時節。能閱人文字。便知人一生貴賤。他父親爲他擇婿。都將諸生文字給他自看。一日得了兩卷文字。都作得驚才絕艷。一是道周。那一卷却是庠序知名的某生所作。這時光道周方以貧生蟄伏陋巷。誰也不理會他。蔡翁得卷大喜。便命玉瑗自擇。玉瑗略看一過。將道周字迹細審良久。便道。此生字跡。端嚴醇厚。的是公輔之器。復將那一卷看過。笑道。此不過詩酒名士罷了。蔡翁窺知其意。婚姻方定。及至結褵後。夫婦相敬如賓。自不消說。閨中從容燕語。夫人却時時論些立身經國之道。將詩文書畫怡情之作。倒不甚提起。因此石齋越法刻意正學。聖賢自命。這當兒四方尙靖。名士聲氣最廣。一日石齋偶遊金陵。恰值當時詩人譚友夏等。方結社倡和風雅。文人畢集。



石齋這等人物。大家傾倒已久。自然強邀把臂入林。每日價文酒高會。烏巾白袷。輝映樽俎。望見的人都嘖嘖歎慕。以爲是羣滴仙人了。却是石齋天性端嚴。起居言論。一絲兒不苟。板着面孔。坐得筆直。談到義理。愜心的當兒。偶然眉頭一展。便算是笑了。將這班風流名士。弄得好不難受。大家便有意設法捉弄他。還不曾發作。一日石齋在寓。諸文人列坐。大家方談得高興。只見石齋老僕。垂手進來。呈上一個布裹。緘題嚴密。說是閩中估客。便道寄來。石齋一見題的字迹。已知爲夫人所寄。他却以爲夫婦之間。是光明正大的事兒。還避人拆看作甚。當卽對客啓緘。裏面家書外。却有一白綾枕函。華絢非常。幽四週。悉畫花卉。凡十二種。鮮活如生。上面各題短詩。將閨思離情。都包寓在內。端的可稱三絕。諸人見了。沒口子痛讚起來。少時起別石齋。大家途中一面走。還一面讚論。內中一客便笑道。依我看來。石齋閩中風趣如此。他

却終日價鐵面向人。恐怕有些假張致哩。大家本就要試他真偽。這番便密。密設成圈套。過了幾日。開樽移簡。便請石齋在眉樓雅集。你道這眉樓。是甚所在。便是秦淮河下。平康裏面。第一個銷金窟兒。那裏面鋪陳清雅。廚饌精良。流傳四方。都奉以爲式。無論日夜。裘馬盈門。幾多走馬王孫。墮鞭公子。出門來都笑道。吾今作了一口的隋煬帝。竟在迷樓內受用一回。那知這眉樓主人。眼角邊也不曾覷見他們。原來這主人姓顧名媚。字眉生。生得來瑤台仙女一般。那宋玉一篇美人賦。幾乎是爲他作的。琴棋書畫。件件都通。更件件都精。性復豪侈任俠。拯濟貧士。往往千金脫手。因此俠妓之聲。遍於遠近。爲人書畫。款署橫波兩字。所以一時又稱他橫波夫人。當時石齋如期赴宴。眉娘出來拜見。果然國色無雙。登時履舄縱橫。觥籌交錯。大家痛飲起來。酒至半酣。眉娘起入。須臾更了身。淡粧素服。珊珊而至。越顯得風神絕世。直將

樓前一片花月香光。都拘攏到他身上。（寫得精妙白描高手）當時眉孃伸眉微笑。殷勤捧酒。獨勸石齋。命雛鬟調起銀箏。循聲赴節。清歌一曲。衆客輕易不見他這般高興。都樂得手舞足蹈。暗道。石齋饒你是鐵石心腸。今番也須上道兒。那大杯價酒。只管飛來。虧得石齋豪於酒。還能支持。少許宴罷。已至夜深。石齋已倦眼慵騰。要隱几而寐。衆客與眉孃遞個眼色。眉孃一笑。忙命侍婢。將石齋扶入自己臥室。裏面錦衾繡枕。都已安排停當。却每件只一份。橫在褥兒上。眉孃與客談了數語。便入己室。一回身礮的聲。將門關上。衆客自在別室。臥候動靜。且說眉孃入室。剔亮燈兒。只見石齋和衣在榻。酣睡如雷。便輕款腰肢。曲膝上榻。與他除去靴袍。並貼身結束。將他移臥妥貼。覆了錦衾。已累的香汗淫淫。透出酥胸。然後下榻對鏡。重理晚粧。挽了個鬆鬆髻子。香澤濃薰。羅襦半解。取了一片鷄舌香。含在口內。便移燈近榻。坐下。

來約迫雙翹。換了雙紅綾鞋子。隨手放下帳鉤兒。移身入帳。忙脫得赤條條的。只賸個袜胸兒。那時燈光隔帳照入。映着一身搓酥揉粉的肌膚。早見他嫣然一笑。與石齋並頭臥下。揭起錦衾。輕輕將一臂搭在石齋肩上。纖腰微聳。全身兒已妥妥貼貼。臥入石齋懷內。石齋睡中驚覺。只見自己懷內。抱定個柔滑如脂的美人。蓮頰生春。脂香噴溢。見石齋醒來。將臉兒偎在耳邊。低笑道。相公可要茶潤吻。待儂取去。說着下體一聳。一條腿兒。已搭在石齋身上。杏眼微錫。抿嘴而笑。這段春光。煞是攝魂盪魂。只見石齋也不推却。也不招攬。只如沒事人似的。但道。不用這樣。將身兒移到褥外。自家覆了衾兒。向眉娘笑道。你且將就蓋這褥兒罷。眉娘半嗔半笑。赤身坐起。兩手舉着褥一角。向石齋道。相公你看這又厚又窄。軟中帶硬的物兒。可好受用哩。（趣語）說着鑽入褥底。支得高篷篷的。將小脚兒蹬一蹬。那褥兒早偏掉下來。石

齊見了也覺好笑。便一面揭衾引他臥入。一面反身向裏道。須要安生困覺。不要動作。說着鼻息呼吸有聲。不消半刻工夫。竟沉沉睡去。倒累得眉娘靜。數鼈更。一夜不曾合眼。次早衆人早來探詢。眉娘還倦得了不得。理着亂鬢。惺忪着眼。對衆人細述一番。衆皆歎服不已。方信道周真有絕大本領。那閨中燕私。原是發乎情止乎義的。當時道周兒夫人走入。起身廝見了。相對坐下。夫人道。相公顏色不樂。敢是近日朝端政務棘手麼。道周歎息。將芝龍情形細說一番。夫人蛾眉隱蹙。凝眸不語。只將纖指在儿上畫來畫去。良久。方道。那麼鄭氏既不可恃。江西各郡。雖間有義軍。勢如散沙。依妾看來。相公似不如親赴各處。撫募一番。倘得勁旅。事纔有濟。道周撫掌道。吾方沉吟此事。夫人所見。正合吾意。事不宜遲。夫人爲我摒擋行裝。明日奏知聖上。便可啓行。次日道周入朝。果然奏上。唐王喜道。非卿家盛名。不易鼓動遠近。便可就

勢銜朕命撫慰羣帥。再給卿空筭百函。有慕義者。酌填官職。便宜行事。道周頓首承命。出得朝來。酌帶僉從兵衛。因這時餉賞竭蹶。直候至七月下旬。方纔辦得一月賞糧。啓行去了。芝龍聽得暗暗好笑。且說道。周一路上風塵跋涉。或舟或騎。只見一處處城郭荒涼。人民憔悴。白骨黃蒿。彌望皆是。加着鄉野間備寇村堡。或完整。或焚燬。一座座崢嶸突兀。間有商旅。都成羣作隊。價持兵而行。每至日落風起。只聞得遠近哭聲。相續不斷。一時兵亂慘狀。難以盡記。道周中夜徘徊。往往泣下。且壽所到之處。遺黎驚喜相告。擁留奔走。遠近響應。道周竭力撫慰。俱都欣喜。那各處擁衆首領。亦都安戢。喜從約束。一時聲勢。頗頗闐烈。其實還是道周盛名並誠意的力量。綜計募兵之數。前後共得九千餘人。道周且自慰意。一日從廣信。道出衢州。泊舟江村。道周望這村落。疎疎的百十家居。槿籬萊畦。曲折高下。十分幽雅。那時正當雨後。有

的門兒邊還晒着漁網。那林麓深處，牧童兒鞭聲，趁水音送來，甚是清越。道周恍有所觸，浩然長歎，便乘興獨步登岸，徐徐行人那村。只見村盡處一座古祠，兩株老槐，迎風翳日。樹下一叢人圍在那裏，兩旁人家幼兒，穉女也都笑吟吟，翹首側耳。道周信步走近，擠向人叢一望，只見裏面一几一椅，坐着一個失目婦人。年紀只好廿餘來歲，生得且是嫵娜娟楚，兩眉長細細的，直逗鬢際，隱含英氣，神采四射。那兒兒上安着一面琵琶，就見他拾起來，漫轉槽檀，指法如雨。那種音節，却與尋常樂曲不同，直將天地間萬類萬事，並人情許多欣戚哀懼，都一一傳達出來。只是村衆俗子，那裏省得，只管聳耳嘻嘴。聽那一片鏗鏘罷了，道周聽得心曠神融，却暗暗納罕。少時，警婦彈罷，翩然起立，將村衆釀賞收起，致聲謝，挾了琵琶，向村東沿岸行去。看那步履，煞是便利，不似失目人兒。道周越法詫異，忙趁步趕來，只見他越行越快，衣帶

飄揚。脚不沾地一般。頃刻間去村已四五里遠。倒將道周引得汗喘相屬。少時前面一窪積潦。道周方躊躇騫裳。忽見那瞽婦飛行水面。有若平地。一彈指間。已經越過。纖鳥上一痕水氣也無。道周大驚。更要看個究竟。少時望見一支船兒。泊在那裏。瞽婦直奔將去。將要登舟。忽的回頭向道周粲然一笑。兩道秋水寒光。冷森森直射將來。將道周怔的開口不得。原來並不是瞽目。當時那婦人笑請道周登舟。下拜道。公國之柱石。奈何簡易如此。倘有奸人起於肘腋。那便怎處。婢子尾綴公後。已非一日。公謀國之忠。婢子盡悉。方知誤聽簧惑。幾不利於公。今特請罪。還當痛警此獠。道周一時間摸頭不着。略一沉思。早有幾分猜透。也不驚懼。慨然道。夫人莫非從鄭侯處來麼。婦人聽了。十分惶慚。便原原委委訴說出來。原來這婦人是閩中九鯉湖邊。一個漁人女兒。幼習劍術。兼習吐納神仙之道。平日價遊戲四方。都以瞽目弄琵琶。



掩人耳目。一日被芝龍黨羽物色得。恰值道周方有募兵江西之舉。芝龍大恨。侵他兵柄。便與心腹將弁。謀刺道周。麾下有一小校。姓王名成。本是某縣中門役出身。當他落拓的當兒。窮得甚麼似的。每日價半饑半飽。衣衫藍縷。苦喪着臉兒。撞到街坊上。人家都唾一口。遠遠躲去。不消說。室人交謫。終日裏指桑罵槐。弄得他大氣兒也不敢出。只靠着領些在官口糧。胡亂度日。偏偏事有湊巧。一日知縣官有些喜慶事兒。大謙士紳。在官人役。也都賜酒肉。王成這苦肚皮。久已與酒肉沒拉攏了。當時儘力子搗搯下去。不覺大醉。狗也似睡在宅門。不想這當兒。賓客出入。並沒要緊的人。聚權來瞧熱鬧。十分混雜。便有個偷兒趁他睡熟。冷不防混在廝役裏面。搖擺進去。掏摸了席上幾件銀器皿。送與他契哥契弟去了。這一來簡直是送了王成的忤逆。不消說。杖責一頓。即便趕掉。王成批牙裂嘴。一步一哼。回到家中。被他渾家沒頭

沒臉。數說一頓。索性不來理他。飯熟了自己吃飽。撇開八字脚。高坐在那裏。拿準正宮調。排開四六句字。前五百年。後五百月。從嫁他受苦開場。一直到今日挨餓。將王成罵得泥人兒似的。直待他罵興已盡。然後顛著屁股。向鄰舍家張家長李家短去了。日日如此。過了月餘。王成杖創已好。這股氣兒委實再受不下去了。便扎掙着。蹺出門來。回頭望望。心內一陣悽惶。暗想我這種人。還活在世上作甚。一面想。一面信步蹺到城外。沿着稻隴走去。有數里之遠。得一叢祠。祠前一株老柏。橫蔭畝餘。王成困倦上來。便臥在樹後。方要朦朧。忽聽上面樹枝葉不住的顫動。簌簌的響得可怪。不由昂頭細望。直驚得寒戰起來。原來那橫幹上有個窟窿。巴斗大小。裏面鑽出半段紅蛇。已有四五尺長。垂身躡在樹間。却張開大口。用力向草間一吸。兩只小蝦蟆。已如彈丸般相逐而上。直入他口中。聞中這種紅蛇。通體透明。鮮血一般。其毒無

比。王成大懼。方要勉強起身。忽聽叢祠門呀然一響。王成從櫺後偷望去。却有一失目婦人。挾着琵琶出來。忽的向樹一抬頭。笑道。合當這毒孽命盡。說時遲。那時快。便見他櫻口一張。一縷白氣。電也似直奔那蛇。一聲響亮。連橫幹摧下半段。那紅蛇已從窟窿口。齊齊斬斷。那一半在橫幹內。急切間還有生性。便連橫幹都滾了十餘步遠。方纔不動。只將王成。驚得呆了。忽然靈機一觸。暗念那婦人定是仙人之流。忙由樹後轉出。跪求度脫。婦人笑道。那有這樣易事。你且隨我來。當時兩人偕入叢祠。原來那婦人就獨寓於此。王成既入。重新拜畢。哭述身世。堅意求度。那婦人歎道。你這點小小挫折。算得甚麼。因將自家得術始末。訴說一番。王成方知他原委。婦人道。汝非授術根器。然好自爲之。也不致便憂凍餓。汝且速歸。吾當助汝微貲。徐謀生活。說罷。磨他出來。王成快快轉去。又挨了渾家一頓罵。沒奈何在門前草室內。臥困一

宿次晨醒來。忽在枕旁。得了一包兒銀兩。揣量着有十餘兩。心知是那婦人所賜。十分歡喜。過了個把月。懶墮素慣。只按葫蘆挖子兒。不消幾日。早已用盡。這時更落拓的不像模樣。一日撞到街上。又遇見那婦人。從小街中轉出。行若駛風。眨眨眼已到城闈。王成沒命的趕去。尾在後面。迤邐行去。將到叢祠。王成忙叫仙人見拯。跪在道旁。婦人揮手道。快些歸去。我自有道理。說罷入祠。關了門兒。王成無奈。捫回。自料今番沒甚麼指望了。不想次早枕旁。又得了十餘兩頭。却有一件。那銀包旁。竟明晃晃置着一把匕首。鋒銜無比。不由摸摸頸兒。梗。悚然汗下。再也不敢去擾他了。從此借這銀兩。生計稍寬。後來展轉得入營中。充了一名軍校。却感念那婦人不忘。後來時時相遇。必要拜問起居。因此那婦人踪跡他盡知。當時芝龍謀刺道周。欲得異人。王成便將他所遇婦人。如此這般。言於主將。主將稟知芝龍。芝龍大悅。便厚賞重聘。

遣王成去請那婦人。去刺道周。却特貽一書。將道周十分誣毀。所以他對道周自謝被人簧惑。當時這婦人對道周。滔滔汨汨述說一番。不由眉峯簇起。憤氣滿面。慨然道。世局至此。公便退隱林泉。那些不好。倘能相從。吾還有丹書一卷。依此脩習。冲舉可望。道周謝道。夫人之意甚善。却是道周一身許國。看來沒此福分了。說罷相對黯黯。婦人便送公登岸。走向來路。殷勤道。吾歸報鄭侯。自有道理。說罷登舟鼓槳而去。這裏道周行了里餘。回頭望望。還隱隱見一抹帆影。直向烟波深處而沒。當時慢慢回到己舟。恍然若失。欲知後事。請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松江郡衆義抗淫威 江陰縣雙忠顯奇節

上回書道周募兵江西。路逢俠女。這且慢表。如今且說大清勝兵。在江南徇下的各處。其中以松江嘉定江陰三處受禍更甚。松江嘉定次第先陷。松江

倡義起兵的。是在籍戶部侍郎沈猶龍。並中書舍人李待問等。嘉定主兵是左通政侯峒曾。與進士黃淳耀等。城陷之後。不消說盡皆死節。那淳耀更死得從容。在僧舍賦絕命詞罷。與主僧高談許久。忽望望日影。笑道。可以去了。便起身與其弟淵耀相對就縊。那一時屠戮之慘。淫掠之酷。前書中記揚州兵難。便是榜樣。也不必細敘。獨有那江陰縣以彈丸小邑。力抗數十萬累勝勁軍。拒守至七十日之久。這種忠義奇節。真是震鑠今古。你道虧了那個。却虧了個未入流品的小小典史官兒。說來真正希有。此人姓閻名應元。表字麗亨。其先原是浙江人氏。後來應元上世。有爲錦衣尉官兒的。便遷居直北通州。及至應元已有三四世光景。這應元生得身長七尺。筋骨如鐵。劍眉頰面。口可容拳。精於騎射。少年時恆張弓躍馬。往來邊塞。熟諳軍事。急人之急。意氣如雲。活脫的一個燕趙豪士。將南人文弱之氣。化除淨盡。意是久居北

地之故了。應元略涉書史。不耐弄筆。因家道寒素。便在北都東倉就了個大使微官。到崇禎十四年。方遷補這江陰典史。這時應元已有四十餘歲。久居都中。一肚皮裝滿骯髒氣兒。及至外遷。到也欣然。便草草安置家事。領憑赴任。說也奇怪。彷彿早備下盤根錯節。要驗別他這利器似的。應元到任。不數日。便有一夥江洋大盜。都是殺人不眨眼的脚色。領衆數百人。揚帆百艘。乘潮水大漲。順風胡哨而來。將臨城下。偏偏這當縣令。因公他出。同城的縣丞主簿。一個是搔頭弄姿的紈袴子弟。一個是拖涕唾痰的龍鍾老翁。早嚇的屁滾屎流。言語不得。滿城中登時大亂。男女啼號。奔走搶攘。正這當兒。只見一騎劣馬。潑刺刺飛也似跑來。上面一人。抹首佩刀。大呼道。大好男兒。快些隨我殺賊。以保自家。馬後四名家丁。各執一旗。旋風般擁到一片竹行店前。齊齊跼住。衆人一看。却是應元。登時有百數少年。振臂大呼。分赴街坊。叫道。

有不怕死的。快隨我等來。頃刻間竟得千餘人。都擁到應元旗下。應元大喜。分爲四隊。却苦無器械。這竹行店老板。是個外路人。有五十餘歲。生得肥頭肥腦。彌勒佛一般。方新娶了個老板娘。這時兩腿戰抖抖的。一手扯了娘子。一面喘一面喊道。俺這裏有的是竹竿。削作硬硬的。(句)底下那個鎗字。急惶中再也說不出來。只提起支烟管。豎在腰間。一聳一顛的作勢子。倒將他娘子羞得嫩臉通紅。衆人也沒工夫笑他。(涉筆成趣。如傳奇之科渾。稗官正宗也)應元喜道。這樣狠好。快些取來。你只記了賬籍。我與價值。就是衆人登時七手八脚。人持一竹。應元一聲號令。肅然排開部伍。躍馬當先。搶出城來。就江岸將衆人布列停當。專待殺賊。又撥出百餘人在遠近樹叢深處。吹角鳴鼓。以壯聲勢。登時鬧得士卒如林。軍聲動地。將一座江陰城。防守得鐵桶相似。應元張弓策馬。率家丁往來馳騁。不移時羣盜擁來。前隊賊



艦上有三個賊目。方提刀奮呼。招衆前進。只見應元剔起劍眉。鞭馬迎來。颯一聲一箭飛去。便有一賊目應絃而倒。那兩個賊目。方在發怔。接連着兩箭連珠般又射來。可也好真正是有福共享。本是強盜中口頭語兒。這當兒果然應了。誰也不偏着誰。各帶一支箭。携手入冥。那輩子只好向貫胸國中投胎去了。當時賊渠大驚。知不可敵。忙回舟揚帆。鼠竄而去。應元率衆而迴。只見士女夾道歡呼如雷。指點讚歎。將應元比得天神似的。從此閩應元三字。勞嵌在士民心頭。既至事定。縣令亦回。便將應元功績。申詳上憲。巡撫依例奏上。皇帝大爲嘉歎。便欽加都司空銜。檄巡縣尉。又特特異數矜寵。這等個芝蔴大官兒。竟得出入清道前驅。後衛儀仗。前大纛飛揚。輿兒前撐起黃澄澄傘蓋。好不威風闊綽。一時傳遍。直連尋常丞尉官兒。提起閩典史。都跟着挺挺腰板兒。雖是如此。應元這樣人。照例的不會營幹。怎能超遷。久而久之。

方據着年資。遷了廣東英德縣主簿。後任姓陳名明選。長厚練達。也是個意氣丈夫。與應元甚是相得。這當兒賊氣愈熾。道梗難通。應元只得暫不赴任。便在邑城東杉山地面。流寓下來。這時清兵陷揚州。南都已岌岌不保。果然不多時。宏光被執。清兵四出徇下。各處歸附。勢如破竹。一日飛檄風火般傳來。先諭薙髮。這時光舊令已逃。新令未至。闔縣裏人心惶駭。亂得甚麼似的。這幾根煩惱髮。留也可怕。不留也可怕。還虧得陳明選竭力彈攝。纔不致土寇趁勢劫掠。當時縣學中有個秀才。姓許名用德。平日價落拓嗜酒。一無檢束。山歌俚曲。唱得來。且是清脆。不怕深更半夜。值他醉後興發。便在街坊上且舞且唱。這時諸生紳民。正集在學宮。吵成一片。議降議守。沒作理會處。只見許用德。腋下挾着一軸畫。踉跟走來。直着眼竟上明倫堂。一語不發。忽的將那畫展開。懸起。向衆人大叫道。諸公還商議甚麼。且看這畫中竟是何人。

說罷向晝拜倒。放聲大哭。就這聲裏。學宮內外。數萬人一齊大痛。聲震數里。原來那晝兒。却是太祖御容。早見陳明選涕泗被面。却被用德率衆圍住。叫道。事不宜遲。公可便主兵事。簡略城守。有異議者。快先殺掉。明選道。現有一人。諸公如何忘掉。明選智勇。那裏及他萬一。說着向城東砂山。指了一指。用德喜躍道。果然不錯。當時且散。一面分頭草草預備。一面馳騎去迎應元。這裏明選自與用德等。籌畫守事。夜至二鼓。還不見應元到來。明選十分焦急。便與用德登城東望。這時星光動野。夜氣如霧。靜悄悄不見些甚麼。忽見城東方遠遠星火。倏隱倏現。迅若鸞輪。頃刻轉過兩層林薄。火光越法真切。前後錯落。如一條火龍兒一般。直奔城來。已隱隱聞得馬蹄繁動。用德喜指道。兀的不是閻公來也。少時只見數十支炬燎。飛臨城下。火光中四十騎勇健家丁。簇着應元到來。那遣去的迎騎。早飛也似報入。明選等忙忙下城接進。

大家不暇細敘。直入縣署。便議城守。這當兒城中不過萬戶。舊有額兵。只好數百人。餉又無出。應元沉思良久。先下令每戶出男子一人。編入尺籍。一面分治樓櫓。多備矢石。一面分頭勸募巨室富商。凡菽粟布帛。並雜用等物。俱可輸納。又將前兵備道。會化龍所存貯的火藥火器。發將出來。不消一日光景。這城中已有火藥三百罌。鉛九千餘石。大炮百尊。鳥機千張。糧芻鹽醎。百物皆備。簡略既畢。明選等便請應元派分守地。是武舉黃略。去守東門。把總李某。守了南門。西門歸明選去守。只有北門。更爲扼要。應元慨然自守。仍往來策應各門。汛守既定。各率所部。結束登城。方纔就緒。那大清雄兵。已黑壓壓四面裹來。十來萬兵馬。蹴踏亂紛紛。紮下營幕百餘座。圍城棋布。望去如亂墳叢塚一般。只聽那淒厲畫角。嗚咽咽吹了一陣。一聲炮響。吶喊如雷。密層層波翻浪捲。向城攻來。勁弩如雨。四面射上。城上人如槁葉。經風紛紛下

墮却是勇氣百倍。全無畏縮。火炮機弩。滾木雷石。登時回敬下去。清兵仆地如麻。死傷枕藉。清將大怒。忽的縱馬登高。掣起紅旗一揮。登時炮卒擁出架。起數十巨炮。只見火光一閃。轟隆隆一聲響亮。一股濃烟。直透城垣。霎時間百道並攻。聲震數里。那城垣早有幾處裂壞。應元馳馬從烟燄中督人堵築。相持至暮。殺傷略當。兩下裏暫各歇息。應元按劍倚在敵樓。只見衆兵紛紛坐憩。這當兒送戰飯的人。十分熱鬧。兒童老翁不算外。便是那深閨少婦。扶杖婆婆。也都用帕兒蒙了髻子。揎拳勒袖。提籠擔榼。紛紛上城。走得且是飛快。這時真如一家兒一般。碰着呻吟傷兵。都走上前嬌聲慰問。甚至於用纖手與他撫摸紮裹。衆兵也便踴躍百倍。應元見了。暗想古人說萬物一體。何況同類。却是不在患難中。這種天性。是不易發見的。當時歎息一番。時已入夜。初秋天氣。風露浩然。只見城下敵營。一層層燈火錯落。軍聲浩浩。有如潮

湧（八字寫出聲勢）應元細望去。正中一座主營。壘柵嚴聳。旗幟列滿。其餘列營。互相顧衛。都環拱主營。如斗極一般。巡邏傳呼。一陣陣金聲不斷。應元思索良久。忽得一策。便遣壯士數百人。悉換黑色短衣。各挾短刀。並火藥引火之物。待至三鼓以後。悄悄的相繼縋下城來。越過城壕。黑暗中。拍掌爲號。聚在一處。一行人拔步疾趨。直到主營邊。一聲吶喊。短刀齊奮。先將門柵毀掉。火藥炬燎。縱橫亂投。遇着木布引火之物。登時火雜雜燒起。已有二百多壯士。猛虎般撲入營來。逢人便斫。跳盪奮呼。接着營外壯士。馳突喊殺。火猛風高。聲勢百倍。清兵睡夢中驚起。東撲西撞。以爲敵人不知有多少。當時人亂馬騰。自相踐踏。互殺起來。列營聞警。鳴鼓來援。碰在一處。又生起誤會。亂殺一陣。這數百名壯士。却乘空兒奔向林薄茂處。如雲端裏看廝殺一般。好不快活。直至東方欲明。壯士等已暗暗回城。那清營人馬。方纔少定。這一

陣死傷無算。銳氣大挫。應元點視壯士。不過失掉數十人。各賞給牛酒卹賞。歡呼入隊。城中越發氣旺。如此相持。已十餘日。只氣得清帥暴跳如雷。飛檄調兵。增圍數重。應元變着法兒。隨機堅禦。那陳明選雖機智稍遜。却誠愛過人。撫勵死傷守兵。如子弟一般。臉兒上時掛淚痕。因此兩人將衆心團結的如鐵鑄一般。憑你苦攻。只是不下。却是羽箭兒未免缺少。一夜天氣陰晦。應元命東葉爲人。每一葉人。肩着一碗燈籠。頃刻得數百具。分立埤間。守兵伏在埤下。一聲號。燈火皆燃。鳴鼓大譟。清營望見城上一帶火光。兵卒立滿。以爲將要縋城斫營。登時主帥倉惶。喝命放箭。只見萬弩畢張。勢如飛蝗急雨。那消頃刻。各葉人已如刺蝟一般。穩穩的消受了無數狼牙。及至清營覺悟。城上已靜悄悄的。了方知上了個惡當。轉眼間又十餘日。清將飛報上去。豫王老大吃驚。原來自渡江以來。名城大邑。不消四五日。必要攻掉。不想江陰

小邑。却遇勁敵。當時正在躊躇。却值降將劉良佐。奉王命由別郡轉來。面陳攻陷情形。他當年鎮守淮北時。却與應元有些交契。便稟知豫王。請去招撫。豫王又特命他酌帶兵馬。相機行事。良佐既到。便揮去從人。一騎馬跑至城下。大叫道。闖君是我故人。快些見我答話。說罷勒馬而待。望望守禦精嚴。暗暗歎服。少時應元臨埤。良佐便竭力說降。應元笑道。劉將敘也好笑。你是大明分茅胙土。帶礪功臣。自己不知羞。反顏事敵。爲何還放不過故人。應元雖是微官。尙知大義哩。說罷拂袖而走。良佐默然懷慚。也便退去。且一面與清帥助攻。兩下裏日有死傷。只是情兵越來越多。那城中却如無源之泉。這當兒兵卒糧芻漸漸不濟。已成個強爲支撐局勢。大家相看。氣象愁慘。堪堪將近中秋。一夜許秀才用德。在城下梭巡。暫到一座幕兒前。聽得裏面兵卒相與愁歎。說的話語。甚是驚心動魄。暗暗駭道。軍心將渙。大事要壞。須想法兒。



鼓作士氣。沉思一回。捫回己帳。抽筆鋪紙。拿出他秀才本色。構思起來。一回兒點頭自賞。一回兒側弁微吟。侍者看了。都暗暗好笑。不知他搗的甚鬼。他一個人兒。直一夜無寐。次日却傳出幾支奇曲。名爲五更轉。這套曲共有五折。音節特爲哀烈。將清人兇虐。並百姓慘情。與男兒以死報國之意。一層層都寓在裏面。悲慨雄壯。真絕妙的行軍曲兒。內中有一折道。頭顱兒報吾皇。馬革兒誓疆場。漢家乾淨土。月子照光光。好男兒。氣飛揚。便血濺孤城。一搭兒與存亡。不見那松江人。刀缺鏃。紹興人。半段鎗。嘉定人。賠了女兒還折娘。大家快打狼。忙忙忙。其餘各折。大略仿此。用德便選善唱的百餘人。自己將音調節拍。一一教授。轉眼間已至中秋。應元等散給軍民賞月錢物。椎牛醢酒。大家成羣作隊。分赴城頭。東一攢。西一夥。歡呼痛飲。當夜月華分外皎潔。流輝滿天。將這座城池。都浸在玉壺冰鏡中一般。秋風一吹。練旗影動。一處

處鳴笳擊。析和着蕭蕭馬。聲少時歌聲迭。發清抗入雲。每一折罷。大家慷慨相看。舉酒痛飲。應元用德等。往來撫獎。時或斟起他們的酒。一吸而盡。大家歡呼起來。直將清營人。驚得通宵不寐。一連三夜。都是這般光景。良佐等既招撫不來。便一意督兵攻打。從朝至暮。此仆彼繼。那梯衝勇士。穿了鑕鐵鎧甲。從刀斧叢中。買勇直上。只聽得一刀斫去。鏘的聲。刀鋒立捲。四面巨炮燃動。一條條紅光亂閃。轟隆隆一片響。彷彿雷公吃醉。亂舞霹靂斧（奇語）百里內山搖地動。真正利害得緊。將一座斗大孤城。直埋在硝烟彈雨之內。城上守兵。麻林般一排排倒地。應元等穿梭價往來策勵。這時城中死傷。已如山阜。哭號震天。連日秋陰鬱鬱。沉晦如墨。一日早晨。偏偏大雨如注。大家淋得落水鷄一般。那敢少移寸地。及相持至日午時分。忽有紅光一縷。電也似起自土橋。直貫城西。照得一帶人家。宛如浸在血盞裏面。說時遲。那時快。兩

個巨彈。已將西城轟塌數丈。磚石橫飛。殘肢斷體。交舞而下。清人大隊。早從烟焰中。喊殺擁入。白刀交飛。碧血四濺。一直闖到中衢。恰值應元率死士百人搶來。兩下裏攪作一團。一場好殺。頃刻間。應元殺掉百餘人。只是清兵勢如潮湧。應元且戰且却。已到前湖水濱。自知不免。將刀一招。殺開一條血路。奔到湖邊。湧身便跳。欲知後事。請看下回分解。

